

冲  
菴  
集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九

序二

知事杜君西歸贈行序

元 劉敏中 撰



凡吏為長難為貳亦難為參伍為尤難中位而處專席  
而坐諸曹掖書迭進白事巨細之務雜然前陳此可此  
不可此非此是輕重予奪湏面決乃已一言之失當此  
判之或繆下之人皆得以環視聚聽竊笑而闕議此為



長之難也然事專而名正得以肆焉有隨而後行待倡而後和言焉或掎為默焉或訾為前也而或謂之僭後也而或謂之緩勞而不可辭為而無所成此為貳之難也然位近而勢分得以抗焉若夫參伍之難也有官長之尊以蒞乎工有掾吏之衆以待乎下其視上也以位則甚懸以分則甚嚴有過舉焉不敢以不諍諍之而弗從不敢以遽違有當行為不敢以不言言之而有成不敢以為功凡善上歸之凡過已歸之其視下也以勢則

相成以事則相湏其威不足以相壓其分不足以相固急之則諱而忿緩之則弛而縱過則衆分之責則已歸之至于案牘之至繁心舉會計之至密心詳期會之至嚴必謹晨而入抵夜而退矻矻焉惴惴焉惟恐其失也所謂肆與抗者咸無為吁其難也如是乎然由此以進而至大官者比比而出何哉蓋必有盡已之忠而濟之以敬然後可以事上必有過人之才而濟之以容然後可以服下必有辯折之明而濟之以勤敏然可以舉案牘詳



會詳謹期會無爽失忠而能敬才而能容明而勤且敏將無往而不可則其進而至于大官也宜哉冠氏杜孝卿知事居濟南總府幕三年職業大舉上下無間言其於忠而能敬才而能容而勤且敏既效而著矣苟已已其能進而至于大官也蓋無疑因其代歸書此以勉之以為君他日所至之候元貞元年臘月日序

送吳德讓赴河南案牘序

元貞元年之冬十月有二月既望

務乎外遺乎內衆人也務乎內不滯乎外君子也內為

者義在我之善也凡所以合乎義者皆內也外焉者利在彼之欲也凡所以放乎利者皆外也觀其所務則可知其人矣義有不可也雖有三分之貴必去而弗處萬金之餽必却而弗受况其小者乎義之所在也雖役之以管庫之勞而必盡禮之以束脩之略而必答况其大者乎得志名尊身顯而不驕不驕不得志志窮居約處而不憫若是者務乎內者也於其所謂外者為何如哉義有不可也雖斗升之祿弗忍辭毫毛之得弗忍舍况



其大者乎利之所在也雖冒險危決死生而不爭觸刑辟  
犯倫理而心取况其小者乎得志驕淫攫噬肆為不恥不  
得志沮縮乞憐戚焉以悲若是者務乎外者也於其所  
謂內者為何如哉故曰觀其所務則可以知其人矣東  
原吳君德讓始為山東轉運案牘矻矻唯謹而已視不  
可留乃引身而退侃侃無吝容居歷下五年無甌召儲  
杜門讀古書怡然不憂今有司以例調河間其職猶轉  
運也則欣而自足予以是觀之然後知吳君信可謂務  
乎內不滯乎外也將行以言為謂予告之曰子能保  
子之所務者而勿失焉斯可已又奚以予言為哉

陽丘君甲申君錢行序

始余宦京師識太常協律申君仲和甫善鼓琴尤善斲  
琴聲藉藉也余後歸歷下而廣平霍君清臣提刑山東  
以枯桐琴材遺余且曰是得之江南其人云三百年矣  
余謂惜不得申君見也又十年申君來為陽丘過濟南  
而余適在焉喜曰枯桐乃過乎即以委君君曰嘻異材



也乃離二琴使余誌其一成而昇余余請絃之遂鼓之君  
竦然曰無木聲矣不三百年不至是余乃知申君於斯  
技其至者也余因有感焉琴之用一也而舜以理天下  
宓子賤以理邑伯牙則絕絃孫公和一絃而陶潛無絃  
胡顛晦不作若此耶余聞聖人之制琴也以寓道也曰  
所以修身理性而反乎其真也故其用高而難遵微而  
難知難遵則求者寡難知則聽者怠茲非所以顯於古  
而晦於後愈降而愈晦歟嗚呼琴之晦久矣知琴者加

少矣而申君終日斲之而不知倦也求之者誰乎終日  
鼓之而不知止也聽之者誰乎伯牙孫公和陶潛皆不  
足以取乎亦見申君之勞且費也雖然君之志余固有  
以得之矣器存則道存器亡則道息子貢欲去告朔之  
餼羊而孔子非之况於聖人之制以寓道者獨可以去  
乎故終日斲之而終日鼓之者吾以存道耳求而聽之  
在其人吾暇知乎哉以此觀之則伯牙孫公和陶潛可  
為而不為為以者也申君不可為而為之忘已而為道



者也忘己而為道者幾人哉君之為邑簡而靜平而恕善而不伐忘己而為道也合乎琴矣余懼如琴之晦而不揚也於其歸書所感以送之者其有知者焉元貞二年八月既望序丙申歲也

送王伯儀之官平江序

友人王伯儀赴平江推官余惟古有贈言之義靜而思之伯儀向為中書掾平章事卜公聰山何公左轄醉經杜公一見器之皆虛己延接優選要津日月可與乃力

以便親求外補于沂于青聲聞益著士論翕然謂君且必入入必顯裏行曹郎殆未足也而乃有是行且復營貸僦護稚弱犯隆寒涉修途凌驚波須再月乃至自常情觀之宜其有遠適之感有遐遺之嗟有後時之慮矣顧乃舒徐怡愉無有幾微見於辭色是獨何耶嘻伯儀志古者也余固知之蓋行為操守司乎人者也窮達得失司乎天者也君子不以司於天者而易其司於己者故三槐九棘之貴違其道衆人謂之榮而君子謂之辱



雖乘田委吏之職盡其道衆人謂之微而君子謂之顯况推之為職獨專刑名古之所重者也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吾知重吾職而已吾得吾職則吾之顯足矣而彼之所謂顯者天則實司之吾何與乎哉斯伯儀之志也無庸言也則獨語之曰平江恭伯之封也延陵之祠范公之田在焉三江五湖之勝實萃於是君治事之際携朋僚登高望遠永歌弔古以豁其平生英特劉大之氣亦一快也吾老矣恨不能事遠遊如司馬子

長與頡頏爭先著鞭一躍伯儀曰壯哉語乃序以為贈至大己酉良月既望中庵劉某序

送王學錄序

聖天子下綸言未始不以興學校為有司之先務學所以明人倫本風俗作人材也有司之責重矣乎而為有司者乃或以學官吾制也窘束之簡忽之士納履而去矣以生徒民編也控攝之震懼之人匿跡而遁矣興學何如哉盍亦思之曰學官師也必吾禮之下之而人知



敬之矣師道日以尊生徒鄉秀也必吾撫之擾之而人知  
慕之矣嚮學者日以多而師之道尊嚮學者何難哉斯  
有司之責也學官之責奈何載籍之闊深文藝之宏遠  
天地之變化古今之得失旦夕勗生徒講授肄習鍛鍊  
而淬礪之必至焉乃已而人倫之極風教之致人材之用  
舉在其中興學之責塞矣嗚呼學之興有司興學官  
相湏而成者也事甚易而繫甚大位益下而責彌重則  
凡任是責者可無惧乎東臯王君智甫赴濟南學錄別

余繡江智甫雅從余游能多而才贍學博而文勝舉觴  
送之曰濟南司憲所蒞大府之治獎士興學一道式子  
往而任子之責猶川之赴壑也能與學售矣由是以進  
而疑至于遠大也蓋無疑雖然尚加勉焉延祐丁巳良  
月中庵野叟序

李中和犀浦遐觀圖序

前集賢侍讀學士太原李君士弘個項由臨江總管還  
京師持一圖示予題曰犀浦遐觀則泣而言曰此先人



中和公像也昔公守成都嘗經犀浦左顧錦官右瞻雲  
嶺悠然喜之曰此老所謂南京犀浦道者也即買田為別  
墅極沼石葩卉林叢之勝時從賓僚載酒酣暢其中亦  
時或獨往徜徉眺覽嘯咏終日而竟卒于蜀意其精  
爽之耿然者當亦不忘了犀浦也倘今為是圖將來名  
卿大夫士一言以贊之所以明既往之志申岡極之報  
而寓無涯之悲也子能為我叙其所以然乎予以士弘  
久要之故竊嘗獲知公之為人英果尚氣節博學尤長

于易蚤以貴遊從行省郝公馳秦蜀間門當世祖龍飛  
之初扈從開平辟四川行省身外即遷東川順慶等路  
宣課大使改成都防城總管知軍民事以卒其在職有  
轉輸之制勝之勞濟衆干城之功蜀人思之初其疾也  
遽召親友別衆曰公神明若此何得爾耶答曰生死常  
事耳夫何難乃以遺訓付諸子命侷讀大學中庸教過  
夷然而逝年四十有八矣有里人有太原之成都遇公  
羅江縣北驅馬甚遽遮拜問所往公曰赴北且寄蜀家



事縷縷既至語其家知遇公乃卒日也凡公之始終大畧如此嘗觀自古英傑磊落之士鮮不以功名自憙及夫中年晚觀自古節感慨興焉惜歲月之下居悼素心之或違徃徃對境遣懷託物遺累方期與造物者遊而寄跡于恒人小不可窺測之境如羊祐之于峴山庾公之于南樓王右軍之于會稽蘭亭其風流可想也而公以邁徃之氣當有為之時觀其所以立宜視功名為不足取者然其在犀浦也若將舉一世而忘之况天下不假年奄及傾隕委形之際慷慨舒徐如去郵傳無一毫戀惜此其視榮利得失于古人何如也嗚呼公真英傑也哉羅江之遇蓋不可誣又安知果不有復過之犀浦者乎則士弘之孝思益足悲矣公在成都所居有中和堂因自號云大德辛丑二月朔序

節婦鄒氏詩序

楊丘李景順之父歿于南征也景順暨其女弟皆幼其曾祖祖父母皆具老而貧窶尤甚母鄒呼天曰吾夫



已矣吾無生矣惟是四老親二弱息其焉託天實命我也乃俛然服艱屯甘寒苦勤劬黽勉四十年確焉無始終之異故其事舅姑也生而盡奉養之敬歿而得喪葬之禮其撫遺孤也女則適良族能婦道男則業詩書為佳士娶婦有三男而孫復二男矣益久里中敬異之則曰此詔條所謂節婦也乃相與明于官以聞于朝有命優其役旌其門閭所旌凡八字西臯趙公為作大書刻之鄉人榮焉於是士夫之嘗與景順遊者樂樂為歌詩以頌其美且請序於余余亦喜聞而為之一言易之大傳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則知男女乾坤之配而夫婦人倫之始也然乾剛而主乎健坤柔而利乎貞故男觀百行而女取一節是以易著一終之吉禮無再醮之義始嫁則稱歸夫歿則稱未亡人所以體柔貞而配剛健成天地之化正人倫之本也嘻夫婦之義重矣哉及夫王澤竭



而風俗壞至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凱風之詩至今哀之嗚呼世降久矣能不蹈凱風之哀者寡矣而景順之母由其一念之誠使天地之義明人倫之本立卒之賢子孝孫森列滿前李氏隱然為大家而安榮壽考成其聖善之美可謂顏波之底柱流俗之標準也然則表異之歌詠之所謂褒顯而揄揚者又可後乎哉大德戊戌九月既望劉某敬書

江湖長短句引

聲本於言言本於性情吟詠性情莫若詩是以詩三百皆被之弦歌訟襲歷久而樂府之製出焉則又詩之遺音餘韻也逮宋而大盛其最擅名者東坡蘇氏辛稼軒次之近世元遺山又次之三家體裁各殊然並傳而不相悖殆猶四時之氣律不同而其元化之所以斡旋未始不同也至於有得惟能者能之禮部侍郎濟南張養浩布孟使江南往返僅半歲得樂府百有餘首輯為一編目之曰江湖長短句歸以示余余讀之藻麗葩妍意



得神會橫縱卷舒莫可端倪其三湘五湖晴陰明晦之態千崑萬壑競秀爭流之狀與夫羈旅之情觀遊之興懷賢吊古之感隱然動人視其風致蓋出入於三家之間可謂也昔太史遷南遊而文益竒故知宏才博學必待山川之勝有以激於中而後肆於外山川之勝亦必待名章鉅筆有有以盡其真而後播于遠然則是編之出固非偶然矣其永於傳蓋無疑

集驗方序

世有通患而不得免者曰過曰疾二者而已唯至于聖乃能無過至于仙乃能無疾然聖人時有而仙人未之見則是過猶可免而疾必不可免也古之聖人知其然也因金石草木虫魚鳥獸之性皆可以已疾取用之而醫為生矣後之智者因其藥性之不齊疾狀之各異引類制宜綜為條貫而方書作矣方書作而疾然後可為也然則方書其可忽哉後衛親軍千戶濟南劉侯某告予曰我生多疾然亦有幸得官京邑人物所集過名



醫異人衆矣遇必告其所苦以叩其所至有良祕法累試驗者必求而錄之日增歲積以成巨編近考其所治釐為十九門目之曰劉氏集驗方今將繕寫錄本以廣其傳蓋為序引嗚呼候之心仁矣哉因已而利人乃樂為之書至元癸巳秋九月下旬四日郡人某題

許商老人九十賀序

許商老人今齊東尹孟君仲賢父也大德間仲賢掾中書余時以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知仲賢有英才居

省旁貧劇妻子弱未明起躬爨且老人膳乃入省伺事隙亟出復且膳已復入以為常于是老人已八十矣一朝思歸仲賢請補使侍主者執資格云云請益切宰相許焉曰孝子也特署尹長山遷齊東二邑距許商老人之居蓋里閉耳後余歸繡江知仲賢榮養公宇悉廩稍奉甘旨有五孫猶蘭芽瑜珥在側共含飴之樂優然矣余為之嘆曰子路負米養親恨不仕早歐陽詹違親宦京師僅稱養志備矣哉仲賢之孝乎又知仲賢為邑



廉恕公能民樂事舉治行出一道石雖他縣民皆就訟  
辭之訟者曰以公聽斷如神明故朱願一決仲賢徐以  
理開諭莫不叩首悔伏感泣謹謝去故聲益大老人日  
聞知未始一假容有譽子之言願常以不逮勗甚嚴  
余又歎曰雋不疑母喜多平反陳萬年至教子以誥遠  
矣哉老人之賢乎今老人行年九十膳飯猶兼人言動  
視聽不衰仲賢將舉壽觴念無以悅其心真得諸名人  
歌詩為獻屬余始其事姑述余知者夫君子樂道人之  
善若為子有父如老人為父有子如仲賢、孝壽榮康  
強逢吉世豈多有邪世不多有善之善者也然則君子  
之樂道庸能已乎

渤海解先生八十賀詩序

大德丙午春敏中忝恩命承乏集賢而友人解君安卿  
適居集賢幙則相見歡甚安卿一日言曰大人居渤海  
行年八十而壽旦在適私念無有以賀將謁歌詩于諸  
朝紳歸以為獻願子為叙引敏中不可辭應而序之蓋



先生之可賀有五洪範福一曰壽謂必壽則他福乃可有故壽為難先生有既耄之年神不少衰有五福矣一可賀先生嗜古書以道自晦居家以勤儉致饒而尤樂施予荒歲活饑乏倒廩折券弗顧猶土芥然人以先生為仁而壽者也二可賀禮記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孟子稱鄉黨莫如齒謂之達尊先生之齒與德皆當為人所尊且貴者也三可賀先生二子皆教以義方其長為安卿膺起家之任于外次為利卿荷克家之責于內閨門肅雍孫息蕃衍先生得以逍遙無為享耆年素封之樂四可賀安卿佩服嚴訓始出為良吏入朝歷清華為佳士所與交皆一時名流故能得其清章麗句以揄揚親美為閭里羨慕五可賀安卿持是五者以奉戲綵侑觴之歡可乎不可乎噫親康而子孝養人道之盛者也也安卿又能以養親之孝為報國之忠忠孝交孚福祿方增異時先生登期頤上壽之慶吾知安卿之所以為賀者復不止於五者而已也是歲四月既望敬叙



瑞藥序

韓石司雲卿築亭所居後圃前為兩檻寔以衆卉而紅藥獨盛去歲東檻者一帶作二花重跗累萼駢然傑出西檻今歲復然而丰艷尤君請余誌之嘻異哉何為而而然耶豈造物者私于一物苟為是竒形異狀使之驚世俗駭俗耶豈善幻者能移奪造化如昔之韓湘殷道人者為之耶豈草木亦自能變化而為是夸耶其皆無所謂直偶然而然也謂偶然耶胡不於他卉而必于是

謂草木為自夸耶而草木無知謂其幻耶君正人也而何幻謂造物者之私耶而造物無私然則何為而然哉萬物之生天地之一氣耳而氣有清有濁有沴有淑有餘有不足物之生也適相遭焉故清淑之氣在人則為明為智為懿德為多能有餘則為大賢為竒才其于草木也為楠為楸為梓為枌為百穀為異卉有餘則為連理之木為兩歧之麥為同穎之禾今是藥同物也清淑之氣有餘郁然而發之耳雖然物固有相感者而豈徒



哉君方以多能懿德措之事業其休聲偉烈日新固且  
與大賢竒才先後頡頏為聖朝承平之瑞其徵在是矣  
然則天地清淑有餘之氣不獨于草木而已也吾當為  
君他日別書之大德四年庚子夏月劉某誌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十

元

劉敏中撰

題跋

題趙氏族譜後

傳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於  
是有氏族之學焉所以明系統表疏戚殊貴賤別同異  
也故古者士夫之家莫不有譜既其世數之久而譜之  
存亡廢興又有幸不幸者存乎其間兵荒水火之不虞



子孫賢否之不常或燼墜而莫追或廢絕而弗續至有祖禰而上不可知支屬之別無所考者往往而是斯其不幸也可勝嘆哉今觀趙氏之譜自太師衛國公而下克敬中山君而上紀十有三代之遠歷三百餘年之久既以無虞于兵荒水火之變而其實藏而嗣修者寔有賴於君孫之多賢而世濟也何其幸哉中山君方恃達若是子弟文秀繼出譜之傳蓋未艾也嗚呼去古益遠矣言氏族者益罕矣得見如趙氏者其可敬也夫

劉某題

題費尹傳巖卿孝感詩卷

友人王平江伯儀歸自費言費尹傳君巖卿有老行大德丙午為安丘簿以仲春三日具三獻禮祀其先考于寢方設雨大至執事者皆憂惶巖卿獨盛服拱立以族將事以際雨遽止俄而星漢爛然禮竟以成士夫聞之者咸以為孝感之應播之歌詩乃以歌詩示余且曰吾子可無一言於此乎嗚呼天人之相通久矣善惡各以



類至昭昭也故君子畏天或曰天之道遠善惡之來咸其偶然耳故小人不知畏天畏天者日以善恒而善亦恒應之不知畏天者日以惡恒而惡亦恒應之是之謂以類至者也然而善亦有時乎不遇善而得惡不善者亦有時乎免于惡而獲善是之謂偶然者也以類至者常也偶然者變也其常可知也變不可知也不以不可知者誣其可知者惟君子為然是故君子務盡其在己者不計其在天者以是言之則傳君孝感之所在為可知也已播之歌詩宜矣吾且可以無言乎哉乃書以授伯儀以遺傳君焉至大己酉重陽中庵劉某書于繡江野亭

書任氏三樂堂記後

任君子善示余三樂堂記徵余言惟人子愛親之心一也愛無盡而天不可期故具慶者恒難古人言人生七十者稀洪範以康寧為五福故壽而康寧者亦恒難具慶矣壽而康寧矣而或昆季相戾而且貧賤則養不足



故得養者又恒難於此三者或足其二而闕其一或有  
其一二乏其二蓋比比焉吁其難哉今使去其所難而  
三者昭然皆備樂乎君子父母皆年垂九十而不樂乎  
神明不少衰昆季四人名宦俱達承顏養志孝友優優  
然三樂備矣其以命堂也宜哉傳云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夫世之所難者一旦而備焉茲非餘慶乎嘻慶以善  
得故養慶莫如善仕君其以君之昆季孝友傳之君之  
子姪若孫俾世守之以益其善則所謂慶且樂者當無  
時而已也

書邵知事餞行詩卷後

濟南郡治之東百里綉江之湄余別墅在焉大德甲辰  
余有西臺之命而病不可行屏居綉江漠然與世隔獨  
聞郡幕有知事邵君文卿者聲藉藉然乙巳既臘余被  
召過濟南見邵君文坦夷溫郁而意甚謹余留一宿而  
北歎曲未暇也今年邵君赴調京師以其大尹東平瓠  
山王公僉憲廣平趙子溫所贈序引詩什見示徵余言



余謂邵君劬山曩居內翰無史職史筆無妄書子溫  
簽外臺為執法執法無妄與二公皆謂君練事強力  
勤恪清慎贊佐有成則余之間於綉江者為可驗矣二  
公之言可以信後世况吾人乎况有司乎吾見子之進達  
變化由今而後有不可量者雖然保其既往而迓其方來  
礪其已能而謹其未試以無負二公之知者在吾子加  
力余復奚言哉丙午十一月既望書

題金監司餞行卷後

大德丙午之春朝廷更化黜姦登賢於是平陽監郡金  
公通議入參議中書時余方承乏集賢預議事之列見  
公坦然溫郁綽有餘裕而其詳密慎靜有不可及者其  
論事該而不繁簡而能周無名畏無名倖援本窮未必  
歸諸是而已余竊嘆曰偉人也哉集賢司直劉君仲傑  
其舊識也一日持平陽士民餞公篇什邀余題余得其  
為政之大者曰獄平而瑞雪降學勸而習俗革安地震  
之變而民生復完輟歸莖之議而王事是急去之日民



無遠近旄倪攀留號呼嗟泣先後不絕如去慈父母余復嘆曰中書之議本乎此哉會聖天子龍飛繼極整飭內外乃參知政事行省江西而江西方以飢告余又嘆曰公之此行其必聞中書之議擴平陽之政而活其人幸矣江西之人哉乃告仲傑曰夫升高不自下有開必先吾意天之所以任公者不獨為江西幸將必天下幸也然則清風逆歸之誦慶有日矣遂書于平陽卷末因為公贈丁未十月日題

題杜東臯榆次詩卷後

去年春余歸自京師居繡江之野屬歲飢民間蕭然余甚恐已而聞吾邑陽丘令李君惟肅梁鄒令完顏君澤卿長山令孟君仲賢淄川令田君真卿齊東令杜君濟川凡五縣令境相接相軋而譽相埒也察其為治雖其戶庭蹊墜出入之不同而其大歸皆以廉勤勵已以忠利濟衆耳余私喜曰夫若是民有賴矣奚恐其四人者皆余舊知而杜君則未之識也一日杜君介其客張直



卿過余容貌疑然進退鬱然叩之語辭約而意誠殆古  
之所謂悃悞無華者為加禮焉君去直卿言吾今前為  
榆次有惠政民愛之不忘形于篇什乃以示余余曰嘻  
偉哉東臯之譽蓋不可誣余足以識杜君矣因以一言  
告之古者君子之仕也曰吾以行吾志也官資之崇庠  
祿廩之厚薄吾庸知乎哉吾知吾所職而已是以官修  
而志行名立而身顯君今為東臯猶榆次也官修而志  
行矣可以進大官可以自立可以成名後世不朽雖然  
傳有之病加于小愈官急于宦成願勉旃以無忘五縣  
令之日可也至大二年己酉清明後三日書

題道者張明德忍齋

江左張明德早歲失故業著道士服遊中州遇玄逸直  
人于京師玄逸方以老氏之法弘天下見明德悅焉乃  
以忍命其齋明德欣然受之以求言于諸公諸公固以  
為老氏之徒也予惟忍之為義有所弗堪而安之云耳  
老氏之法以虛無為歸自然為宗宜無所事忍然其徒



者其習不去世父母棄妻子離逝人境剗刮世慮遺形而  
居焉食以遊甚者入窮山幽谷冒虎狼蹈虺蛇與魍魎  
魍魎爭勝負齧草木以活凡寒饑恐怖愁苦詬辱人所  
不堪者皆備嘗而歷試過此然後庶幾可以求其所謂  
虛無自然者夫如是舍忍矣可玄逸之所以命豈以此  
耶然吾聞明德本儒者雖其迹若此而于治吾術益專  
以其能教授以自給凡儒行益修顧獨未暇為老氏法  
也然則玄逸之所命者彼矣而取焉蓋其窮達得失彼  
此異同變而不常者跡也其炳然常存而不可易者吾  
之道也君子不以跡而病夫道不得已寓而已耳明德  
之跡其亦寓之然乎則其所以忍之為取者晦而有待  
耳嘻若然者為老氏之徒歟孔氏之徒歟劉某題

題法帖

或者以章草起於漢章帝晉宗而下帝王往往能書至  
唐文皇與玄宗古法猶存其臣下在後漢則崔蔡開其  
端魏晉則鍾王擅其美李唐則歐虞精其能逮有宋溥



化間集為十卷刻之秘閣臣下登二府者賜之間有出  
鎮者刻于州廟故有汝帖絳帖潭帖大觀間又有閣帖  
其潭帖係僧希白所模世謂最得其真今于陽煦門前  
民家發堀出石本十卷上有希模字驗得係為潭帖相  
同

跋山東憲副王成甫所藏歐陽文忠公簡韓持  
國學士帖

六一翁文章事業重于千古今觀字帖猶崑山片玉光  
價叵測可不謹藏櫝中邪

題東城喻荔支似江瑤柱帖

東坡云僕嘗問人荔支何所似或曰荔支似圓眼坐客  
皆笑其荔支寔無所似也僕言荔支似江瑤柱應者皆  
憮然僕亦不辨也昨日先畢仲游偶問杜甫似何人仲  
游云似司馬遷僕喜而不言蓋與曩言會也物固有類  
同而異類異而同者在人亦然若知其異同之所在惟  
識遠意得而達於理者能之東坡荔支江瑤之說子美



子長之喻夫何疑公之書傑然自為一家徐校之諸家之善備所謂識遠意得而達於理者斯又可以見矣

題山谷帖

凡技必學而能然非有天得之性雖終身學不能觀山谷此書蓋率爾所出字僅三十餘縱橫變恠使人眩惑若不可測徐而察之規繩脈絡皆不失其正而盡其妙非其天得能至於爾耶覽者以是求之可知也

題山谷發願帖後

伯航子文持山谷所書發願文徵言余謂字書無常体而有常理理者妙之寄也苟得其理而達乎好則体無不善否則非体矣山谷之書筆勢瑰異卓然自為一家而與大蘓老米並驅爭先誠得其理而達妙者也然其書多膺本如此幅者絕少子文寶惜之子文雅嗜書故云大德丁未三月既望題

題山谷帖後

書一藝耳苟學者皆能之然求其得法而盡其變化卓



然有成以自立於世者蓋百年之間僅不過三數人而已諸帖之行於今者可考也吁書亦難成矣哉今觀山谷此帖浩乎如行雲倏乎如流電如驚蛇如游龍意態橫出不主故常當使人心動目眩而莫知其然也靜而察之無一畫之違於理嗚呼可謂能盡草書之變矣雖然非其胸中貫之以天下之書而充之以浩然之氣則亦安能至於是哉世之工書者嘗試以是思之至元乙酉六月朔題

題蘭臺宮圖後

凡畫室室既極其雄傑壯觀形似之好其表裡上下楹宇戶堦曲折盈縮之度必皆與準繩合所畫雖甚小一較之與巨構無異故比他畫為尤難昔尹繼昭郭忠恕號稱竅工爾後罕及焉陽丘閻信道示予楚蘭臺宮圖觀其布置整嚴筆意精緻雖不能必其主名知其為近時佳筆得法者也旁有細字書宗玉風賦凡四百五十餘言方不及寸許又為妙絕然恐是一手信道宜珍



藏之至大已酉四月既望中庵題  
跋趙子昂畫馬圖

凡畫神為本形其末也本勝而末不足猶不失為畫苟  
善其末而遺其本非畫矣二者必兼得而後可以盡其  
妙觀子昂之畫馬信其為兼得者歟

延祐丁巳之春  
三月中旬八日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十一

元 劉敏中 撰

記一

濟南府學至大四年大成至聖文宣王加封聖  
號記

國家以神武拯斯民以人文弘治道凡戶以儒籍者世  
復其家民之從學者復其身中統至元以來通儒碩才  
並進迭出由是罷世侯更制統混一區夏臣服絕域典



章禮文之懿罔不備具元貞大德重熙累洽自京師達于郡邑廟學一新絃誦之聲盈於鄉井皇風煒燁郁郁乎與治古比隆矣大德十有一年七月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播告天下又三年省臺檄令在所勒石紀其事于學今年春三月聖天子即位詔內外學校廢弛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劾凡以崇人文謹成憲也濟南介齊魯間於今為劇郡為總府為東西一都會故肅政廉訪司治於此資善大夫遙授中書左丞廉訪

使阿都古齊朝列大夫副使韓中奉議大夫僉事成格勒奉議大夫僉事董壁徵事郎知事馮德相與言曰在今吾屬以興學為職是邦孔子聖號猶未紀不亟圖如學何而總府蓋嘗有成議未暇也至是益警懼奈走從事石具府知事耶律行簡學政李克允再抵繡江致廉訪總府命以鄙述見屬某郡人不得以淺陋辭謹按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玄聖五年改至聖我朝大行皇帝加大成竊



惟孟子集大成之言謂孔子聖德之大成能兼夫伯夷  
伊尹柳下惠三子之聖也今即大成而言之抑又有者  
焉夫小大之相形固也然小有盡而大無窮大而至於  
無窮大之大者也天穹窿於上地旁礴於下大矣然猶  
有覩也若夫截然而四時行蠢然而萬物生無兆朕無  
聲臭無端倪其所以變化斡旋網維主張者可得而窮  
乎哉斯不亦大之大也歟天地生萬物聖人成萬物開  
闢而下聖人繼作二帝三王之世其道大矣然猶有待  
也蓋堯舜舜待禹禹待湯湯待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待  
孔子周衰大道熄禮無所措萬物不得其成而孔子生  
孔子乃獨刪詩定易作春秋當是時也聖德之蘊發而  
為事業所謂彌高彌堅瞻前忽後奔逸絕塵者矣孰  
能知其所以然而然哉逮夫刪定繫作而後人始曉然  
皆知如是而為天如是而為地如是而為君臣為父子  
為夫婦昆弟朋友如是而為善惡為吉凶為可為不  
可為亂為治為亡為存於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道炳然矣意者天地之運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肇人紀於前以孔子握大中判得失於後而三才之極萬世之準於是乎一定而無所待蓋孔子之道也其曰成焉者可得而窮乎哉斯不亦大之大也歟以是觀之我朝之所以崇奉吾聖人者其可謂至也已矣嘻凡任特憲長人之責皆能惓惓焉照盛典宣聖化傾至如是則見民從吏畏善俗日興使玄鬢青衿之子黃髮皓背之叟長育文明之澤而涵泳升平之樂誠千載一時也傳稱邦其永孚于休者不在茲乎嗚呼盛哉

齊東縣學至大四年加封聖號記

齊東監縣特默齊縣尹孟遵道主簿張德林縣尉王佐教諭馬某即某言曰先皇帝嗣位之三月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播告中外今敝邑將勒石廟學庸示永久念歲月不可不謹願有述敢請竊惟大成之義載於孟子發於聖制者備矣至矣茲不敢贅姑特以吏治之切於得失者言之雨澤之降無間彼此而樹藝有榮悴



之異者地或有腴瘠之也然而地雖瘠人有以致其力則雨澤入而膏潤作悴可以為榮地雖腴苟人力之不足則雨澤費而蕪穢熾榮且為悴矣王政之被無限遠近而方邑有治否之殊者俗或有美惡也然而俗雖惡吏有以善其治則王政治而頑鄙革不治而至於治治矣故雨澤之降地無腴瘠人力致而樹藝無不榮王政之被俗無美惡吏治善而方邑無不治我國家以神武一海內以人文化天下聲教攸暨罔不咸理而東藩之邑其俗稱美者齊東其一也邑小而民阜貴禮而尚義長老有敦樸儉勤之範子弟有講學誦之習俗不既美矣乎而監縣尹而下謹于約身公於利利民如填筮之相齟耳目之相資也治不既美矣乎今其聖號之勒盛典之立也以既治善之治而臨既美之俗固將究聖人之大道豈朝廷之美意推擴之鼓舞之德惠之上好下甚渙然交孚若是齊東之治譬則因陵為高由堂適



奧耳夫不易且難乎嗚呼廣大混融與天地同流為法於萬世者聖人之道也尊聖人之道示教于天下者天之正令也行天子之令使其民同歸于理者長民之責也嗚呼凡任長民之責者可不慎乎哉

濟陽文廟加封聖號記

先皇帝始嗣位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頒示天下濟陽將勒石廟學其屬介邑儒故內翰捐齋楊公之子去疾以鄙述見屬竊惟大成之義見于孟子之書孟

子謂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孔子之謂集大成而有金聲玉振條理始終之喻朱子釋曰孔子集三聖之事為一大聖之事始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韶韶九成是已斯蓋大成之義也嗚呼大成之聖不可得而名矣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知聖人之為道天道之同然也道與天道同可得而名乎哉雖然其曰小成大成云者推而求之猶有說



焉二帝三王之典三綱五常之要載諸書傳諸萬世者則夫子可見之道也夫子可見之道行之一身則一身治由一身而至于一家治小成而大成也行之一邑一郡則一邑一郡治由一邑一郡而至于天下治小成而大成也行之一世則一世治由一世而至于萬世治小成而大成也然則大成之義庸有既乎國家列聖相承武威懔八紘文德洽六合京師盛辟雍之制闕里崇祠祀之禮登賢朔善黜佞夷憲皇風清謚融融熙熙薄海外內學校林立然猶德音屢降綸旨迭出丁寧懇切未始不以興學獎士厲風教是急其聖號之加也天下之人抃舞道路改觀相慶咸知朝廷所以重道為民之意其至如此嘻奉朝廷之義布之政以及于人使其治由小成至于大成是豈非長民者之責歟濟陽邑齊魯間禮義之俗號稱易治繼今以往可以觀武城之弦歌而應夫虞韶之九成也邑大夫惟勉之

章丘重修大成殿記



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六經載焉而治人者施焉故其事孔子之禮由京師達于天下郡邑之治人者一其紀祀夫治人之道也若其邑則又治人之近者歟治人之近者其祀宜益嚴其道宜益詳蓋將使人恍然知其道之所在有陶冶漸摩而不至於善然後治人之責塞矣苟其祀之或怠是怠其道也怠其道如治人何章丘邑山澤之交土沃而物饒其俗廣而不肆厚而易教治人者可以有為矣而其所以事孔子者領未至有堂焉

儉狹庫陋無以嚴大聖人之祀累政因襲蓋莫之省而治人可知已元貞改元之冬濱人趙君去私寔尹茲邑奠謁之際喟然嘆曰是烏足展吾敬而行吾教乃因民力之暇諏工度材易堂以殿邃其中峻其基崇其境規制之雄十百其舊蓋榱棟始敷而君以代去於是令尹大名尚君某嗣其事逾謹而監邑若濟南和囉海丞廣平張君其簿益都曹君某力相其成焉又以餘材新講堂起齋舍為庫為厨而兩廡七十子之居一葺完之既



成尹率僚屬師生奉像設安其位行三獻之禮以告則  
陛宇廓然神靈肅然尊洗豆邊而燁然盂降登有餘  
容而盥薦有加虔焉邑之耆老壯稚則皆瞻聳改觀鼓  
舞咨嗟相謂曰大哉聖人之德也其向化遷善之心蓋  
油然而中矣寔大德辛丑春三月之吉鄉秀尚允中以  
衆議來京師請敏中為之記敏中邑人也而易辭嗚呼  
一廟之崇庠在聖人固不足以損益蓋禮不備則不敢  
以祭况於祀神治人之道者又可以後于禮乎雖然既  
備其禮矣嚴其祀矣而所謂陶冶而漸摩者果得何如  
哉其亦曰如是而孝如是而悌如是而忠信如是而禮  
義廉讓如是而善如是而惡悃悃焉敷宣而告之警懼  
而導之導其始而要其終為防而待之甚弗率者齊之  
而已耳二三君子尚有致其力焉其若是吾知其政  
事日以醇民俗日以新而事吾聖人之效驗見矣異日  
有司考其能塞治人之責者其敢後吾二三君子哉  
故備為之書將得而徵焉且以諭夫來者庶其濟美而



不已云

修縣創建廟學記

三代而下自天子之都至國邑黨遂莫不有學所以  
右人文謹風教也唐始令郡縣廟于學祀孔子而學益  
重矣我朝以文治致太平故廟學之盛所在郁然近古  
未有也修治景之郭郭有教官而無學蓋以迫州學之  
故不復設其已久矣大德十一年趙君德謙尹修既視  
事嘆曰修劇縣也而學不設則教官何施吾治何資焉

吾且視吾境學可為也州之東北四十里許有曰孫家  
鎮者民居阜繁為修名鎮古謂之仁風里先是里儒郭  
淵暨其徒為文會講習因營隙地為室位孔子行釋菜  
之禮趙君一日過之喜曰是可以立吾學矣淵等謝曰  
野人之力不足太聖人居令尹大之吾屬之願也君乃  
捐俸庀工藏事益地皮材而好學悅義輟已為助者不  
約而會于是為大成殿為神門為講堂為厨為垣歲蓋  
未周而丹碧煥然象設儼然矣廟之左為學凡師生講



肆寢處之所罔不備具教諭臨邑李仲恭寔主之而觀者皆曰乃今見吾修縣廟學也莫不駭躍瞻聳相慶今年夏六月仲恭持事狀謁余繡江致修人之言曰吾尹之至其創廟學也而吾人知禮義之觀其課農桑也而子弟無惰游之患其修河防也而居者絕墊溺之虞其築驛途也而行者免往來之艱其新公解也而吏民起威嚴敬畏之誠至若柳豪右懾暴姦使民厲無所作皆尹之惠也而廟學為大願得公之辭紀諸石庸示永久且為我修民慰他日甘棠之思敢請余曰嘻斯風化之本良吏之政而與之人之言也可不敬書遂書趙君名思益燕人才傑士也余識之京城云

濟南路總管府新署記

天子以至公謹職官之制由師保六卿而下至于方伯守長皆所以待天下之賢才而與之共理者也故爵命品秩之數所以正其名祿廩奉養之給所以代其耕章服物采之盛所以示其貴公宇居處之恭所以明其尊凡



為此者豈非以我為賢於人也豈非以我為能任斯事而長斯民也于是自重之慮深奉職之道公而忠利之政出矣又將使天下之人觀於彼者亦有以自思曰彼所以獲此者是誠賢于我也誠能任斯事而長於我也於是覬覦之意消畏服之心誠而和易之俗興矣茲其為制不既公且謹乎而世之仕者徒以更代之數往往視公宇如傳舍乃或闕而弗舉廢而勿修安陋就簡以苟歲月使下之人視之蔑如無以起敬仰畏服之心褻慢弛肩而為苟且甚非所以為自重奉公之道也濟南總管府舊治國初郡侯張公因宋金故基所築後政因之至元六年始置監司為蓋兼為提刑今則為廉訪矣府事則移於儒宮遷于驛館僑寓無寧所者殆十餘年總管楊侯安侯始相繼營隙地為廳事于監司之左後阻以委巷蔽以民間儉陋秋隘無以稱大邦君之居人情埋鬱公私病焉逮茲又五終更矣三十一年秋中順大夫總管噶克察公始下車覩而傷之獨慨然



有更新之志越明年政成歲豐乃詔乃度得東隅故倉  
焉倉為二區北區具完出納足矣南區勿用寂寥歌危  
摧壞朽剝莫或頌者其地則蓬蒿生之垢惡歸焉公曰  
嘻廣哉徒廢耳以更吾府其愈乎又謂歷城治西城之  
外錄司混莊獄之下因遷而一之可以便事既謀于同  
僚言于監司以聞于朝廷乃凡徒藏事撤舊布新大廳  
門墻賓署吏廡咸位而序以錄司居外門之左歷城居  
外門之右公帑因廬附于側為材因其舊而用不加費  
民役以時而人不知勞其規制無草率之陋無華侈之  
僭期於宏敞隆壯而已寔經始于元貞元年之九月告  
成于二年之二月自即工迄訖役公旦暮臨視唯謹巧  
漫斲削之細皆其指授既成吏民拭目瞻竦以度以躍  
于是監府僚佐咸為公請文以記其事方役之興也衆  
議譁然以謂此度雖廢成蹟也今署雖陋苟安也乃爾  
廢置動衆殆不可乎公弗奪為之益監然監司是之  
同僚贊毗之廳事甫立而報可之命下故卒能有成如



此嘻易廢庾為大府化棄壤為要地由斬勤而獲永逸  
 之利以無用而成有用之功去庠陋而即高明脫湫隘  
 而登爽塏絕苟簡之習復尊崇之嚴司屬因之以便而  
 吏民由之以悅一舉而數善得焉非賢而自重公而奉  
 職者能之乎繼今以往使忠利之政相承于上而和易  
 之俗相勉于下者當自公始是宜書遂書之同僚著于  
 左云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十二

元 劉敏中 撰

天不記二

靈惠祠新田記

靈惠祠濟南龍洞山靈祠也濟南當山水勝絕之區民  
 物繁阜甲於海右蓋昔為州治今為路置總府監司在  
 焉城之南連延皆山東南距僅三十里鬱然隆秀者龍  
 祠也山之麓陂阨掩互卷折而入山益深俄而崖壁四



豁翠削萬仞仰視天宇如墮壺中東岩半空有巨穴黯  
黥如側甌父老傳云異時民嘗懸入避兵西南石洞穹  
邃如連厦可居有潭焉泓澄甘冽不溢不涸歲旱禱雨  
雪輒應斯山之所由名而祠之所由立歟凡石刻四其一  
推剝不可讀僅辨者大魏天平四年官爵四列亡其名  
天下東魏也其一宋元豐某年太守韓鐸以禱雪請封  
順應侯其一金皇統辛酉南陽韓公美禱雨靈惠公祠  
而不著加封之始其一國初濟南張侯新其祠募僧守  
之觀此山之靈其來尚矣皇慶癸酉夏旱中奉大夫肅  
政廉訪使阿爾薩蘭哈雅暨懷遠大將軍濟南路總管  
府達魯噶齊錫喇勒濟率所屬詣祠期七日雨禱焉禮  
成中奉謂懷遠君可留需而歸懷遠虔祝無夙夜未及  
期雨歲熟明年夏又旱中奉公禱如前屬總官袁太中  
某俟雨夜未半雨大降歲以又熟中奉念其祠宇弊圯  
命葺之煥爾一新又以守僧無所仰給屢荒懈以去有  
淨僧曰洪貴乃召以嗣守為圖其所以自給者適洪貴



來以䟽謁中奉欣然割祿廩以先於是由憲屬以及轉  
運總府皆如之而尚義慕善者多與之焉乃胥議買田  
若干畝券於祠下府推李承直狀其事懇余記夫雲行  
雨施天地之所以育物也事神庇民王者之所以有國  
也而雲雨之出山川實司之神民之托有司實任之蓋  
山川之峻深而靈夫然後可以出雲雨以育乎物有司  
必正直而誠夫然後可以感夫山川之靈而民得以賴  
其雲雨之庇也乃或培克以為能猜禍以為才高下以害  
於公貪墨以濟其私政竅而不懼民困而弗憫水旱則  
循故事飾貌敬以從山川之禮若是者神固不答而災  
必不息嘻民之庇何望哉今中奉公以持憲之寄袁太  
中君以承宣之責連歲致禱神應如響向所謂正直而  
誠者其素著可知矣矧又新祠宇以妥靈創田疇為以  
計則於事神庇民之道不既盡且遠乎是宜書故書

大聖院記

能人之所不可能者人必服焉知人之所不可知者人



必希焉一介之夫為絕技奇巧詭聞異辯以自鬻於通  
達闐闐之中人之觀之者必皆奔走疊足翹首羨嘆怵  
心而奪氣何者彼固不可能不可知也而况設不可能  
之法倡不可知之說以立教於天下者乎夫仰而父母  
俯而妻子家居而肉食人之至情也而浮圖之法則曰  
必去父母絕妻子毀形而獨處蔬食而不殺若此者彼  
能之而我亦能之乎生而生死而死善而得賞不善而  
得罰人之常理也而浮圖之說則曰吾之道可以度生  
死消罪惡增福而延壽若此者彼知之而我亦知之乎  
惟其不可能故憚而服焉不可知故異而希焉嗚乎此  
天下之人所以風從景附輟其所有爭趨競赴也浮圖  
之法其果盛矣夫况於信能達空有明戒律由自苦利  
人之念深入法海者出而輔其教則人之嚮之不益宜  
哉歷城之東五十里有山曰采石之巔有曰大聖院者  
僧智坦實居之坦於經律邃甚為苦行旦夕惟一食羸  
形敗衲固然已院久弊當葺而其山皆石乏材水土



取山下難之聞者欣然輻輳願役輦土挽材荷水而上無幾何二殿兩廡暨諸像設煥爾一新一日來求文為記且曰自唐貞觀間有僧號真覺者始居此山歿而多靈跡人以為聖院之所由名也乞併記之余獨嘉坦能有實行宜人歸嚮也勉為之書

陽丘琉璃寺興復記

陽丘琉璃寺舊矣燬放金季之亂系派碑誌散落具盡莫知所從始歲丁未邑僧德越毅然嘆曰是惟古名利

不能復是忘吾教也吾其任之謁於有司許焉乃剪榛莽闢瓦礫埋坎夷阜鳩用庀材信念既孚施者嚮赴井竈爰啟垣墉聿興歲未幾何而佛殿巍然蓋為楹者六為棟者九尋為東西廡如其楹而殺其棟之二帑廡僧室以次而序乃書故號揭之崇門於是琉璃寺煥然復興以越率其徒日夕持誦講說事佛唯謹既而教大行學者益至故徒衆之盛他寺莫比今越以寺之本末來請曰德越經營此寺凡五十年其勤至矣同是勤者蓋



法姪曰行興法嗣曰行順行滋行印今益老矣念所以付後人示久者非文諸石莫可敢以是託予見之佛書西方有國曰身毒有佛曰釋迦牟尼言曰東方去此過十殞伽沙佛土有世界曰淨琉璃佛號藥師琉璃光如來是佛行菩薩道時嘗作大愿念言願我來世得菩薩時身琉璃内外明徹光於日月燭諸有情一切苦厄罪業聞我名號以我福德威力咸得解脫其說云爾始之名寺者取於此乎嗚乎是說之傳也以矣世之人靡然

捨其所有施施衍衍惟佛之為歸者甚矣夫所以然者豈非以佛之法果能救苦厄拔罪業有所利已而求歟然即而求其所以救拔之實則寂而不可得雖然佛豈欺我哉予惟佛之說是特誘人向善之一法耳彼方之來也見吾之戒律之嚴願念之大智慧之廣悲捨方便之設施則其向善之心油然而生矣故貪者思廉慍者思捨媚嫉者思正直而強暴者思柔良悲悔開悟日進於善而至於無有不善則所謂苦厄罪業將無自而至不幸



而罹焉則亦不足以勝吾善救拔之實宜莫過此以是  
求之則佛之法能於利人也果矣而為其徒者宜思其  
戒律之所以嚴願念之所以大智慧之所以廣悲捨方  
便之所以設施猛勇精進念念在是以求佛之所以誘  
人於善者而致其利之之實以嗣其道以行其教斯可  
矣苟不是圖而習其人之歸己也以為吾法之固然徒  
以自利而乃無有以利人者豈佛之法哉予既重越請  
而為之記又以告夫來者使無忘其師之勤不以自利  
而急於利人也越李姓大名入年十一祝陽丘嘗為縣  
都綱號淨行大師加號淨惠圓照大師至元丙子秋以  
千僧召至闕作佛事大殿人知其能云元貞二年秋七  
月既望記

陽丘彌陀院記

陽丘古名邑土沃物豐而山水之勝在邑郭田廬間出  
沒回互隱若繪畫斯固幽人過客之所顧瞻而徘徊黃  
冠緇衣之所願留而寄跡也有尼曰崇遇世女真始祝



髮於某地號彌陀師屬歲艱飛錫東邁悅茲邑止焉崇  
遇功德內充英華外見一邑之人翕然敬嚮今致仕武  
德將軍濟州尹張侯亨先府君某時為監縣獨輟邑良  
隅地贏三畝施焉崇遇大書彌陀院三字揭於其陽茨  
而居之方圖為經營而崇遇逝其嗣曰妙玉謹於師承  
深入法海一日謂其徒普聰輩曰茲院之始我先師設  
念輸誠誓成勝利上以祝釐天朝下以賴及民俗以無  
負張侯先府君惠顧之德志勿遂而沒我輩宜何如哉

象皆曰力焉可也由是相與黽勉從事無計歲月為門墻  
為法堂為兩廡為釋迦馬鳴菩薩有室蜀將軍有祠厨  
庫齋舍次第具舉法相既崇戒律益嚴持誦祈祝無懈  
晨夕梵唄之音洋洋於外信善檀施日集踵來罔不作  
禮瞻仰美贊歡喜妙玉復語其徒曰今若是苟精進弗  
已則吾之志庶終有以遂乎無何妙卒而普聰嗣普聰  
念二師之勤介縣教王思哲以院記請嗚呼佛之道大  
率以斯世為夢幻能知夢幻者莫若心故因心以求道



道得而然後可以脫夢幻之域而成佛何以言之心之體靜接於物而動曰情情之所向猶川決駟馳莫可制禦故雖能知夢幻之所在而能不為彼之所泊者幾希欲棄而弗忍既去而復顧卒落焉陷於貪妄水火之中而不能相出是可悲已於是思有以制其情以降伏其心而先其難者乃去父母絕室家變形異服蔬食而不殺苟可以汨我者皆種種斤去堅持密拒俾無所漏佚其名曰戒戒故能定定故能慧智於慧始能超正覺一空諸有攝諸法度一切光明變化無適而不可佛之道備矣嗚呼凡稱佛弟子者嘗亦有思乎思而至於斯其弗艱矣乎其服甚矣乎余聞普聰蛻迹塵累確然以苦行自修而徒益衆二師之道益宏能謹戒者也乃為之書

靈泉庵記

濟南大縣二曰陽丘曰鄒平鄒平之右陽丘之左有山焉其名曰長白聯亘南北巉然絕空邃鬱竒秀而中多勝



跡若會仙有臺讀書有堂醴泉有寺聚仙有觀莫可殫  
舉山之西偏半腹有庵曰靈泉磴石盤紆崑岫環合蒼  
壁削立泉出甚冽清冷潺湲無舍旦夕匯而為池導而  
為派啜飲澆濯灌溉不勞而足庵之所由名也泉水東  
曰流飛之亭亭西南曰三清之堂堂之背曰希真之室  
厨庖齋舍次第之後四旁壠畦千塍木果萬株高下間  
錯如綺殆又勝之勝者歟厥初道士鄭志賢有勤行能  
以醫藥濟人其師曰時政約之師曰韓志具號巨陽子  
受學於玉陽真人志賢歿王德安嗣德安弟子曰焦賢  
止曰陳道縈曰張賢忠其徒僅四三人皆真淳靜虛邈  
與俗隔日惟叅禮誦祝躬播穫種植為事休休焉于于  
焉一無待於外觀其為道蓋古之所謂自食其力者德  
安等念先師之勤以其庵之本末請余記嗚呼山之勝  
天地之所設也然覩而知其勝者鮮矣知其勝樂之而  
又安之者益鮮矣庸夫野叟窮年山溪間漁採而已動  
大者可濶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月即入荷中成蠶形如



斗自然五色國人縲之織神錦故謂靈泉絲以下

原缺

### 既濟庵記

初陽丘道士有曰石先生者居通真庵女郎山南麓自號堅然子以道術重邑中堅然子歿弟子德淳嗣德淳始事堅然子生十有二年性剛介靜一不屑與世俗接夕嘆曰吾師往矣吾聞天下名山大川多異人勝跡吾將觀焉於是出岱宗涉汶泗西陟嵩華瞰終南浮江窺

五湖叩衡霍遵海濱而北徜徉燕趙之郊盡太行以歸布襦草屨片影一身其去冷然其來冲然人之重之愈於堅然子矣語其徒曰吾道以勤儉不懈為用頽弛無所事其可乎乃即通直之陽有舉武營隙地為祠宇為門墻為真武像別號靈應觀已乃又即郭西踰再里為石室居天地水三神焉葺庵其側以既濟名之揖余言曰凡興作有紀靈應未敢請願吾子記既濟也余疑而問焉曰在易離下坎上其卦既濟解者以為炊爨之象



陰符言食其時百骸理豈將謹烹飪時飲食以養其體  
以利其徒以及諸其人若是而為既濟者乎德淳漠然  
無言余曰否則豈將事龍虎鉛汞之說漱鍊吐納使坎  
離逆行以以不死若是而為既濟者乎又無言余曰否  
則豈將化丹砂為黃金煉大藥餌之期飛昇若是而為  
既濟者乎復無言余曰否則其將以自然為火以不息  
為水以冥漠為釜鬻綜象妙混羣有與之鼓蕩融液翕  
忽變化自消自息各成其成廓兮契玄同遊無窮若是  
而為既濟者乎德淳矍然曰之言也子烏得而知之余  
曰庶矣乎曰庶矣乃書而為記德淳姓高氏字清浦邑  
之臨清人其弟子曰道安申姓凡靈應既濟之地計共  
得十畝而既濟為六畝又半靈應可知已皆通真故業  
受之堅然子云至大二年己酉五月既望邑人劉某記

神霄萬壽宮記

濟之任城神霄萬壽宮女師所居也舊為神霄觀歲已  
未師妙清始以州將蕭君請葺而居之妙清傳之守淨



守歿傳之慧秀益能謹師承嚴戒律作於衆先若自修行高而人益信凡觀宇之內弊者以闕者以營歲未幾何而殿廡一新儀像交輝道宏而徒益衆於是用長教玄逸真人命易觀以宮而加其名焉且假慧秀以提點之號使振其宮事實至元庚寅歲也慧秀謂其徒其謂我謀上有以侈先師之報下有以付後人之托者遂以其事走京師因翰林應奉馬君子敬修撰羅君叔達請記於予予惟道家者流學為老氏者也老氏之言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大約以禮制為薄而以智謀為華也故黜聰明絕巧利寡欲少私抱一守朴其究歸於無為而止耳而後之學者遂乃去有生之樂割天倫之愛遺形以求其道竭力以張其門甚者乃崑棲野處衣草食木與麋鹿虎豹為朋儔百困而不反吁尤難能矣若是者豈其與向之所謂丈夫者又加愈乎雖然既曰丈夫矣能之可也孰謂女子而亦復能之乎易稱坤至柔而剛至靜而方語女道也夫



苟能充其剛方之實則丈夫之所能者或亦可以至矣嗚呼凡女子之學為老氏者其皆剛方者乎慧秀之為也果能出於此乎其若是則二君之請與予之從其請者將無不可矣乃為之書慧秀姓劉氏任城人大德壬寅夏五月記

野亭記

余既為含暉亭去含暉而北里許繡江之東壩余舊廬之陽十舉武有隙地焉因俯江流穹崖危絕有杏皆巨

榦馮其危駢據而立東則桃李襍卉間列南北加之春葩亂發如綺夾江高柳萬株佳禽異鳥往來飛鳴俯見江中遊魚恒有尾跳躍上下可數江之西皆綠野盡西山而止南山翳長林乍隱乍見如翠屏見簾幃間霜秋水脫則峯騰谷踴千里一目早晏之際烟雲益奇昔嘗立其處顧而愛之曰茲於亭宜蓋志存而未暇也自去歲由國子司業以病歸歷下今年春來繡江乃始治其地為亭於西偏近江故也既成坐其上而烟雲之狀山



水之秀草木之縟繁魚鳥之飛躍則皆增竒益勝全焉  
而來集若知有歸者焉余於是果知亭之宜也徐而思  
其名則邑外曰郊郊外曰野今為亭於茲焉斯野矣文  
勝質則史質勝則野若予者質之尤乎滋野矣合二野  
以接乎物則夫向之所謂烟雲山水草木魚鳥全焉而  
來集者皆野矣又方與野翁酌野杯為野談醉則縱野  
歌而和之以肆其真茲又野之野矣然而烟雲山水草  
木魚鳥與夫野翁皆悠然焉自得相忘其野而不知野  
之樂而余知之余能知野之樂而不能集眾野而為一  
野之樂而亭能之然則野之至莫如亭乃名曰野亭而  
為之記元貞丙申秋八月朔書於壁

余作二草亭以為村居往來游息之所咸以謬作誌  
諸其壁頃常與邑宰申君仲和甫諸公吟眺其上仲  
和甫絕愛之乃手為此圖軸而見貺且請以二謬作  
書於圖在曰江亭往來圖遂從之為江亭云歲十  
一月八日劉某書



太初巖記

繡江之源其泉曰白脉去百脉西南七八里皆淺山坡陀不可種藝而其下多石然未有識而取者頃年居人古齋張君受益始發之其尤者蓋取其三焉而人知欲之矣大德甲辰三月余歸自京師張君秀實為余言頃行百脉南土中有石得其膚竒焉誌而取之未暇曰願效諸子余使視之果竒而取之以四月三日引大車十五牯以北凡二十里寘余繡江所居中江之前隱然竒

觀也其色黝如其聲鏗如其崇尋廣厚半其崇其重以力約之為鈞者幾三百焉其狀正視之雄古嚴重如異人紳士廣袂大冠端嚴而立背視之昂藏突兀如立鶚驚鷹欲去且止矯首而視觀其左則頽簷綻壁掩互呀豁窺其右則熊虎蹲跪怒將搏人服有竅如側甌複唇疊映宛轉如杯出其背象竅貫之外達中空側甌而下右偏則所謂膚者有文焉隱隱如龜形如蛇腹如魚鱗或曰溜穿也其圻堦之廉隅孔坎之渾圓左右上



下之顧揖殆若人為然石之出也居土僅尺偃卧而北首其四旁皆大石附而不屬土周隙間宛猶胞胎其屬者纔數寸當其附之所抉其土斲其屬碎其旁石而竒觀出矣嘻石頑物也而其巧周密如是始之造物者豈誠有意於此耶一受其成形迄於今之出卒無玉焚之厄而有壁完之喜將復有神物護持之耶由結繩而後陵谷凡幾遷世代凡幾更雖強有力者曾莫之得而必我焉是歸又其數耶皆其偶然而然耶昔唐宰相竒章

公嗜石玩之京師求於四方以江南太湖者為第一鳴呼石雖竒而好異勞人甚矣今是石之出不於四方而於家山不以勢私而以天全非遠而竒不求而至無好異之名無勞人之嫌余勝竒章矣復不知竒章之石與彼所謂太湖者果誰為第一哉或曰石不可無名因取稼軒山鬼謠語命之太初又曰峯巖嚴岫各名其形於是四者石宜何居審視之宜巖遂定名曰大初巖云相是役者秀實古齋孤雲子三張君暨余族弟仲寬驛長



趙君諸人也是月既望主人書

浸竹記

物之理無窮人之智亦無窮自兩儀之化三辰之運二氣五行之錯下而至於萬生萬物萬彙之別洪纖隱顯有常有變者理之無窮也自大聖之造大賢之為志士通人之作下而至於一夫一婦之見精粗遠近有能有否者智之無窮也惟其志之無窮故所知不齊故其理有得有不得者焉余性喜竹嘗取竹浸之瓶旋視其葉皆卷然而槁始末之恤也他日復為之復然乃異而歎曰凡葩卉至柔而可浸竹復剛勁乃獨不可乎求其理而不得徒以竹為必不可浸也久矣張西全子京監郡建昌受代而歸也過余繡江子京以王謝故家好事博聞知名觴詠之次以浸竹訪之子京曰易為耳乃起獨以瓶水取竹置諸几前抵暮客散竹如故翌日弗改決辰森然如生出而察之蓋皆竹之旁枝取一節斷其上下僅留寸餘使橫浮瓶中節間小枝纔數葉而已徐思



其理竹性中空而有節根莖皆然筍生節間節所以根莖所以資節也今其一節之取水滋兩端則節間小枝猶筍之在根葉少而養有餘此其所以森然也歟若夫槩視漫取枝剝而植浸節格而水不達葉多而養不足此其所以卷然也歟已而子京至以是審之子京笑曰得之矣嗟乎空洞六合翕忽萬有覲面隔山淵反手殊霄壤者多矣奚獨竹哉理智之果無窮也如此余因有感焉古之人以竹比君子彼君子者挺風霜之操負凌凌雲之氣而進之不以道接之不以禮則必韜光匿彩雖殺身不辱非竹之向也遇我乎及夫進之以其道接之以其禮則凌雲之氣必舒而為民瞻風霜之操必顯而為時用非竹之今遇子京乎嗚呼竹乎信君子之所取乎余既嗟理智之無窮又感夫竹果有君子之道也書以遺子京為浸竹記

二石記

小石二其一得之東里尼福辨隆中而員外反復若一



若根括渾然徑寸有三分色黦白瑩潤如玉其一得之  
齊東張友賢初友賢過余見辨石几間驚謂斯吾石奚  
為在此為言其所從得嘆曰吾之石其斯石之匹歟當  
以為遺一日友賢之石至並置之色壯圓徑莫能彼此  
也權其重輕均六兩又半昭然不相踰異哉嗚呼二石  
在萬有中微之微者也而其異乃爾由是而觀物之理  
庸可盡乎延祐戊午季春三日誌於繡江北堂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十三

元 劉敏中 撰

記三

陽丘孟氏希閔堂記

人之道由近始近者父母昆弟之謂也於是孝悌生焉  
而道畢矣故孝悌者人道之本也人誠孝悌以居家則  
理以與人則信以任事則立以事君則忠以臨財則廉  
以見義則勇以之處窮達歷險易顛沛造次無往不



得其正者有本故也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孟子亦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謂此也夫自聖王之迹息而風俗壞如直躬以證父而取名鄭段以不弟而見克者紛然已於是孝弟衰而人之道其正矣孔子以聖德出於孝弟既衰之後弟子之聞道者蓋三千人而獨稱曰孝哉閔子騫人

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夫聖人所以稱之者稱其無間言耳間言則孝弟之至也然則孝弟之至者唯閔子門焉故凡為人子者如閔子則可矣閔子之行萬世之法也陽丘孟君慶祥善人也有子四人焉政徽敬敏皆慥焉有孝弟之質而政為山東廉訪掾來言曰近為一堂以奉二親之養乞名於廉訪使河南陳公公辱以希閔命之而未有記先生幸終教焉嗚呼希之言慕也法閔子而慕焉勉之至矣余復奚言哉雖然驚其名而遺其實勤於始怠於終人之所通患也孟氏子果能因名以效實由始以思終求其所謂無間言者心慕而力行之



則孝宜曰益隆弟宜曰益著吾知其進而至於堂之上則其樂也融融焉退而止於堂之下則其樂也怡怡焉若是則於無間言也譬之適遠愈行而愈近矣異時行成而名立家肥而身榮使邑之人翕然化之曰閔子之行得孔子而稱之萬世以為法孟氏之堂得陳公而名之一邑以為勸茲不偉歟孟氏子勉之哉是為記

尚志齋記

士之所以異於人者在乎尚其志而已蓋嘗論之心為志之體志為心之用故心而志二光明正大虛靜純一廓然無外者此天命人以本然之良心也及耳目之官一接於物則莫不有所慕有所慕則念必起於心念之不已則皆各從其所慕而之矣是謂之志也然後善惡分焉小大別焉故曰心一而志二也然則善者所以全其善惡者所以至於惡大者所以成其大小者所以止於小者莫非志也今夫為技者曰吾所志者技左準繩右規矩利其器而致其力晝不得休夜不得息慊慊焉



以求其巧技精矣猶以為未至乃徧即天下之為技者以折衷焉而天下之為技皆服其巧莫能過也斯其為志也至矣而閭閻之人能賤之曰彼技者也我得而驅役之為利者曰吾所志者利行則操鈎餌止則設機穿汲汲焉以求其富貴高而至於山深而至於淵近而一國之內遠而四海之外凡可獲其利者無所不至焉利豐矣猶以為未至乃徧即天下之為利者從而較之而天下之為利者皆服其富貴莫能及也斯其為志也亦至矣而褐夫能賤之曰彼貪人也我得而凌慢之有一人焉曰吾所志者晝而作夜而寐寒而衣飢而食休休焉無能為也責其巧與富曾不及向之為技為利者之萬分一然而宗族稱其孝鄉黨服其弟朋友與其信以之立廟堂臨民人出處進退無不可者與夫受役於閭閻見凌於褐夫者為何如哉嗚呼由一念之間而其善惡小大之相去如此則士之求異於人者其志可不尚乎昔王子墊問於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曰何謂尚



志曰仁義而已矣此之謂也友人智仲敬築室而居之揭其名曰尚志蓋取孟子之說也而求記於余余曰余與子游二十年矣知子之悉者莫如余子夙敏而有才好學而不倦實孝於兄弟於兄信於朋友夫孝弟與信三者既立而曰仁義云者不在茲乎是子之尚其志也久矣此區區之名焉耳古之人畏有名而無實今子實既修而名自從之矣何更為哉仲敬曰是不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愚智所不免故孔甲有盤盂之誡武王有衣鏡之銘懼弗克終也聖賢尚且如此而况我輩乎我恐無志之漸弗克終去而不留也庶幾視此而朝夕自省察焉吾非為名也余曰子誠能若是則雖不果異於人其可得乎故樂為之書

審安齋記

貴賤貧富進退存亡世之大節也而一人之身備焉以一人之身而處數百人之變厥亦難矣哉然則處之有道乎曰而已矣何為而安乎曰義而已矣義者宜也宜



則安矣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如是而已耳貴而義則吾即安於貴賤而義則吾即安於賤富而義則吾即安於富貧而義則吾即安於貧進退存亡而義則吾即安於進退存亡義之所在安之所在也若此斯能無往而  
不安矣又何難處哉然而曰貴曰富曰進與存者吾  
之所欲也曰貧曰賤曰退與亡者吾之所惡也使其所  
欲者不可得而曰吾必安於之是則固無是理矣其所惡  
者幸可以去而曰吾必安於是亦豈人情也哉吾故曰

宜則安矣衮衣繡裳不以為泰者周公之安也簞瓢陋  
巷不以為憂者顏氏之安也應聘三之禮起而不疑者  
伊尹之安也辭萬鍾之祿去而不受者孟子之安也召  
忽之死難管仲之事讎皆其所安也此其所安者不同  
而其義則一也友人劉仲澤築一室而自以審安命之日  
夕其居中雖飢寒切身未嘗不嘯詠自得而無慕乎其  
外休休然若將終身焉余竊怪之而未敢言也一日求  
文以為記余曰敢問審安之義曰淵明言言倚南窓以



寄傲審容膝之安子獨不聞乎余聞而愈怪焉曰審安之說在淵明則可在吾子則不可夫淵明之為此言者豈惡富貴而欲貧賤哉蓋其不得已而安於義也淵明當晉室波蕩陵夷之際欲行其道而不得故絃歌未終恐為鄉里小人所恥於是拂袖長往賦歸去來以自况故其言云爾使之遇隆平之世則豈寧安於容膝之地而已哉方今朝廷清明天下晏然此誠有之士以富貴自安之時也顧吾子獨以貧賤自樂安於古人不得已之地吾竊怪子惡其所欲而欲其所惡也豈所謂夏裘而冬葛饑飲水而渴食糜者耶由此觀之則子之安非義之安也雖然世固有同名而實異言在此而義在彼者傳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安安而能遷子能實此言也以往則異時功德及於人聲名著於世雖居華室而庇大廈饗膏粱而被文繡必泰然無媿矣茲之安與今日之安為何如也仲澤年方盛而才又甚俊吾懼其安於彼而遂忘於此也故不得不為一言以相告



王氏孝敬堂記

昔聖人著經示人以至德要道曰孝曰敬兩言而已耳  
孟子述之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天倫之  
愛父母兄弟一也故未能事其親而不能友其兄弟者  
也未有不能友其兄弟而能事其親者也嗚呼能盡  
二者之道其為孝敬乎商河王氏兄弟三人用遜弼能  
謹節勤劬和睦如手足左右以奉其父母之養無不如  
志本立道生家日以理用弼皆隱晦不仕遜受知周定

夫先生及先生宣慰江東遂薦遜提舉漂陽課歷龍泉  
零陵二簿有惠政在零陵聞父喪歸喪除以知事佐道  
州路遂請老焉初其父無恙時訓用等曰每見人家兄  
弟往往因貨財忿爭傷其骨肉之義吾甚恥之今為汝  
曹異其產庶不致傷義也各以券授之則皆戚不忍異  
卒不異而共被之情愈篤矣三人者垂白相從日以讀書  
力穡課子孫言笑怡怡然正家範於上諸子姪娣姒至  
僮妾幼穉服役共命容止斤斤然循禮節於下闔門盈



五百指和樂肅共無有疏暱厚薄彼此之間又且三十年不衰如初君子異之曰去古遠矣其所謂德色評語慈子嗜利與夫闚墻紛臂者草偃波靡耳而乃有王氏哉於是新泉楊祕書聞而嘆曰是可謂能孝敬矣以二字為大書遺之使扁其室焉遜之子繼祖由國子伴讀乞歸養來以記請余惟名實於善惡猶影響然有是實也則必有是名也有是名也則必有是實也王氏之於孝敬名稱實也而名其室名其名也君子名其名可乎哉

雖然古者盤孟几杖有銘座右有銘所以然者欲其朝夕出入恒得而視之以自警戒省察而不敢或怠也則茲室之名也亦若是矣凡曰王氏者固將朝夕警戒省加勉惟孝敬是崇日新而不窮無有始終則其實當益充其名當益隆可以激鄙頑開聾蒙鍾餘慶而大門風矣噫以是而名其名夫不可乎哉乃樂為之書用通甫遜仲謙弼仲輔其字云至大己酉冬十月既望書

田仲珪孝敬堂記



孝者人子之常分也有性存焉自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夫誰使之然哉固有之性也雖然人之性不能無因習惰窳滅裂之害而固有之孝於是為矯名為悖德澳焉失其所謂性者是以聖人本人性之初而教之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又曰禮者敬而已矣故夫孝而能敬然後可以得其性乎燕山田侯仲珪於其父母之墓所為堂名之曰孝敬請記於予予從而詢其故侯涕泗言曰仲珪不幸未成童而孤

母常誨之曰方國家肇造汝祖安撫府君以醫得幸太祖聖武皇帝實掌太醫嘗以節行安撫事征西域戰歿汝父僮有氣節太祖愛之因賜名庫以父官居近幸從征回鶻密以方畧假數人擒其王蘓爾坦以歸詔復其家以旌其功尋授金虎符以提刑轉運使鎮朔方調兵食皇帝經畧河南關右為護軍雖在征伐以拯溺為主凡儒服若二教藝術者率招輯之所全活不知幾何人矣復還領太醫而天下諸醫隸焉奏請郡國立惠



藥局以濟病者盡瘁兩朝德業盛矣以汝貌諸孤懼弗克知無以致肯穫之勤故以告汝汝其勉之仲珪敬佩於中感泣以思自甘旨承奉之餘晨昏定省之隙兢兢業業弗敢自怠絜罔承母訓是懼以迄於今吾母為韓氏性尤靜烈雅愛都城南家園嘗從容言曰吾觀燕俗尚墓祭而野常多風埃塵滿席鬼且弗享我百歲後汝處我必於園中而加屋焉使平居以適吾志也至元甲申春三月五日年六十有五以卒乃卜兆於園之

中央葬而不封上為神座庇屋四楹戶牖曠麗陞級廉峻繚以周垣表以崇門從治命仲珪旦夕奠哭歲時薦享蓋恍然如在庭闈之內而鹿庵承旨俾以孝敬名之張寓軒尚書題之未有記者然名堂之義吾何足知冀因吾子之文使妣之訓之志有所顯白以神罔極之報耳予竦然曰有是哉上古墓而不祔墓而不墳秦廢家廟之制而漢世公卿乃為祠堂於墓所田侯之墓豈猶古也嗚呼去古益遠矣固有之性能不為風俗所



移者寡矣德色於父而評語於父母者莫知其非矣能其非矣有能奉甘旨時定省兢業弗怠如侯之致養者乎能致其養矣有能致其哀塋不違志如侯之慎終自盡者乎能慎其終矣有能事死如生思其德訓如侯之不忘而卒能有成者乎由是觀之則所謂孝而能敬者侯果有以庶幾矣名堂之義其稱也於是乎書侯字瑞卿嘗位於朝任事有能績宰相以聞世祖念之曰是田庫庫子也特以楮幣五千貫賜之今以朝請大夫為

濟南少尹云元貞元年秋九月日劉敏中記

中樂堂記

樂其孰所從而樂哉不樂其孰所從而不樂哉知其可樂而樂不可樂而不樂而樂其可樂是必有道焉非望之富儻來之貴苟然之安孰不樂焉而吾獨不以為樂簞瓢陋巷曲肱飲水孰為樂焉而吾獨樂之非夫以義與道為之稱傳了然有見於肝膈胃臆者其孰能之燕之光猶駒之過隙以粒米之官一粟之跡泛滄海之世



人蔡君顯卿襄為予鄉陽丘稅因嘗際焉察其讀古書  
洞明古學聰辯有為以操履自勵嘆曰斯佳客也以是  
交益款逮余來燕聞其藹然有嘉遜之譽知其自與余  
間闊之年未嘗復一日仕從而訪之則其氣充然其容  
粹然休休焉若有餘裕者余喜之曰子胡不仕古之所  
謂學道而有得者將若是耶君曰嘻余之厠跡斯世猶  
滄海之一粟余之仕宦猶大倉紅腐之粒米余之百年  
之光猶駒之過隙以粒米之官一粟之跡泛滄海之世

駒陰幾何乃區區膠轕固結紛拏騰擲於一市征之殿  
最與奪嘻造物之誑余也久矣余家都城賢豪之藪而  
貨物充盈從有歸市有得也余但起課僮隸作息間作歌  
詩銜杯鼓琴以自樂其樂凡世之危溢負乘巧倖攫攘  
憂喜得失之變無與焉吾止此而已又奚暇知夫學道  
之有得與不得者哉語未既則捧觴前曰室為一堂願  
吾子以終教我余竦然曰觀子之道可謂知其可樂而  
樂者聖人樂在其中之言庶乎無愧矣請遂以中樂命



之可乎君謝曰非敢望也乃大書二字使扁之且為記

云

仰高堂記

蔡君季良取詩高山仰止之義命其堂曰仰高為之說  
曰山形之高也人仰之賢人之高也人企之然仰山者不  
能至於山而企人者可以及其人如知其人之賢而不  
知所以企焉者也故君子因其仰山之高則思企人之  
高能企人之高則人亦將企吾之高矣賢而至於賢聖  
而至於聖用此道也而可以自下乎季良之命堂也  
也其志遠矣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十四

元 劉敏中 撰

碑一

鄒平縣至大四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碑

天地生萬物人居其中而物皆役焉故人為萬物之靈  
人之中有謂之聖謂之賢者而人皆下焉則聖賢又人  
之靈也彼聖賢者其生也有神明人哲之用其沒也有  
盛德大業之著是以歷代盛王莫不取古聖賢德業之



所以祠祀之封崇之使一世之人有所景仰則效遷善遠罪胥化而底于治而聖賢之中其道與造化同混融與天地相始終此獨惟孔子焉故其子孫襲世爵祠祀徧天下而褒崇之典愈加也蓋自漢而下曰侯曰公唐開元間始王號文宣宋加至聖我朝加大成焉大成之義蓋取諸孟子其所以尊奉聖人者于是至矣鄒平廟學將勒制書于石監縣以其屬清曰願有迹惟鄒平古名邑漢有伏勝當以尚書授晁錯今名其鄉曰伏生宋有范仲淹讀書長白山中今號其嶺曰黌堂而民皆祀之所謂景仰則效者可以槩見况乎大聖人之號揭至隆平之時民之視聽必為之一新不啻開霄之覩日月當春之聞雷雨也其秉彛之好油然于中感動興起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為之師師者從而布宣朝速所以尊奉聖人之意開導歡獎休養而培植之則一邑之治朞月之間可不勞而致夫若是當復有大儒如伏生大賢如范公者出而為他日治效之應嗚呼聖人之道帝王



之制大矣哉

靈臺縣皇慶二年秋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碑

昔夫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嗚呼天無言四時百行  
物生聖人不能無言言之而綱常定三極立萬世準是  
知聖人之言與天之無言其道一也聖人即天天之大  
不可名然猶曰蒼天曰昊天曰旻天曰上天曰皇天斯  
皆知其不可名從其所見而稱之耳聖人之大亦不可

名然自魯曰尼父漢曰褒成曰褒尊曰先聖曰隆道其  
爵或公或侯至唐始王號文宣宋加元聖改至聖斯亦  
知其不可名極其所尊而尊之耳天開有元列聖相承  
以人文化天下武皇賤祚考制諏禮聖人為先取義孟  
子之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致奠闕里誕告中外其  
所以尊聖人者於是至矣蒲臺古名邑自監邑而下競  
競翼翼議勤制書廟學謂當有述下方庸謹歲月邑尹  
張某采以為清嗚呼國家之尊奉聖人者寧可不知其



所由而然乎天道在人心教存六經善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故將範模陶鎔薰涵沾沃使民賢喆踵出屋可比封爵然致唐虞三代之隆風行四方效觀一邑則凡有縣大夫之責者慎恩而加勉焉可也

延祐二年夏四月般陽路加封大成至聖文宣

王碑

般陽路總管谷杲過某繡水言杲之來無他頃月朔暨同列監郡僚佐謁廟學既奠相與顧瞻咨嗟同然言曰

吾屬稟天子命榮冠裳飲祿廩以臨是邦而其為政之本蓋亦深惟而熟計乎傳不曰觀乎人文以代天下又曰經緯天地曰文又曰守成曰文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舜則曰濬招文明于禹則曰文命敷于四海又曰周監於一代郁郁乎文哉然則文者固政之本欲周衰大方崩諛亂極而孔子作孔子乃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于是三綱舉而五常立善惡判而取舍定二帝三王文明之較煥乎俾日月矣斯孔子之道也是道也由之



則理否則亂然則孔子之道又文之本欲故歷代褒崇尊奉之典未有踰孔子焉蓋自漢氏而下有公侯之封至唐始王曰文宣宋加至聖皇元撫有方夏凡所設施一本是道歷中統至元迄于元貞大德文治蜩興跨越漢唐逮武宗皇帝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誕告中外大成云者取孟子集大成之義也尊之至矣今上始嗣位下明詔首以興學為天下勸繼又設科以經術取士其所以酌成憲崇政本昭昭如此若奉而行之勉而成之非吾屬長民者之責乎况聖號又崇文之本誕告之始固當大書深刻以新景仰而今猶闕然不亟圖如吾責何石既具衆欲得吾子辭庸謹歲月杲敢以清敏中踈然曰聖人之道國家之治長民吏之責君言盡矣乃書而為之贊曰

蒼姬之衰澤竭道熄斯文未喪聖人乃出刪定繫作三極以立一言之微萬世之則盛王師之乃以有國皇惟我元是奉是式治成本固榮今邁昔徽號爰加典禮斯



赫大邦有般官守惟職刻石宣化來者其蹟

鄒平監縣布延君去思碑

國朝官制路府州縣皆置達嚕噶齊一人位長吏上監其治也至大四年六月白雪布延特穆爾以進義校尉為是官鄒平年二十有一矣其父兄並仕吳王邸為大官戒之曰鄒平號難治汝以弱年監難治之縣殆者慎之勉之即有悔無相見也始下車有能聲一年民誦之三年代歸民挽之不可得而思之弗能已也於是邑士

高某趙某介國子先生張長白慎與來以耆老與人之言告余曰吾儕野人生逢太平涵濡天恩服勤力穡以仰事俯畜不勝大幸間歲宿蠹育縣中繁不可縷舉其甚者如方物和買之資官馬芻豆之直皆歲給大農朝廷不以病民也而為蠹者乃以利已出入控持挾取無畔岸弗慊又如訟有不免也一朝投蝶如墮穿獲兩造兼噬動連歲時曲直未明而生業以索矣復有飾非遂姦訟非已得墜餌谿壑釀機關使善良屈力而莫申單



弱飲痛而受敝苟利成風蕩無禁訶又如賦役有貧富  
下上輕重之差常制也而乃反之變化恍惚如鬼神不  
可知故富益富貧益貧凡此屬吾之困也以矣吾進義  
君之至一日盡刮去脫然如沈疴之得良醫而更生焉  
蓋吾進義君始以父兄之約而能廉不可動矣廉能剛  
無所懼矣剛削公絕偏私矣公能明精視聽矣有是四  
者又能行之以嚴濟之以寬而成之勤斷之以決凡所  
與民接者皆躬親之必當而後已故其僚佐相勗以和

吏屬縮不敢毫髮欺疇昔持短長攫攘大嚼而快意者  
皆疊足歛手爾而遁斯吾屬之更生也君之惠厚矣大  
矣顧無以為報公不惜一言載諸石以傳之天下後世  
以畢吾野人之愚誠則有公之賜也以是敢請嗚呼民  
邦本也路府州縣之設皆以為民而親民莫若縣故縣  
之得人為恒難其得人與不得人而民之利病禍福皆  
立至如影響然縣之責重矣乎嘗觀古之人任是責以  
立功於民顯民不朽者無他道焉廉且能而已耳後人



不然廉者不必能能者不必廉蓋廉非其廉而能非其能矣必憲事以厲民謂彼之足欺也廉必不事事縱其吏厲民謂己之無與也由是政令失而貪暴橫冤苦多而謗讟作幸免終更去必曰彼縣難治噫不職而誣其民可乎哉人之不得也如此今進義以監縣治效獨卓卓動人非惟向之所謂廉且能而然與噫自君觀之縣難治乎哉民之不能忘也宜矣乃為之書

益都路總管李公去思碑

益都禹貢九州青為齊封綿絡海岱山民繁物夥代為雄藩聖朝更制以郡為上下路路置總管統攝宇縣而青為東方上路之官膺是任者非有宏名鉅望之素長才雅德之實則莫能宜其選亦莫能堪其責也大德三年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李公諤以選寔來三年代歸民攀援涕洟如去慈父母又三年民思之不已耆壽伏珍等相與謀曰與其徒思無益曷若刻石頌德乃件公之治行因余故人今本路經歷王文羽伯儀徵余文余



得公之善政其大者曰去民疾重民本慎民罰謹民教  
清吏習凡五事焉初司鹽鐵者以青地多瀉鹵鹽所易  
出乃比屋計口配鹽入其直以防民私謂之食鹽久則  
吏緣為姦口歲至五十斤鹽騰而食弗盡誣之以私鬻  
直多而償不足罪之以欠課敲榜禁繫求索百端往往  
破產而已或乃先責其直而竟掩其鹽民騷然無所控  
訖歲已久矣公下車訪知其然歎曰斯弊不去吾何以  
為政適詔使問名所疾苦至青復有宣慰司公即抗言  
乞罷食鹽聽民買食便詔使宣慰是之聞諸朝俄而命  
下選官與公審定可否以聞遂議居實瀕海者食鹽如  
舊而過其吏弊其益都臨朐莒臨沂四縣及青之錄司  
益都縣之顏神凡六處可官局發鬻滕嶧二州鄒滕嶧  
三縣及沂水之新寨凡六處聽商販往來議上從之民  
喜如更生焉又籍兵之民強弱相懸有不堪役者朝議  
將為更張遣使與公閱實之公家至戶到口詢目視無  
風雨晨夜吏不得私而人服其平所謂去民疾者此也



公曰民少紓矣民未之本於是勵勤勞禁游惰謹天時  
因地利牛羊無方苞之踐原隰有如抵之獲米粒狼戾  
溢于他州所謂重民本者此也公民務本矣民未知禁  
於是舉條章申好惡悉辭民詳公牘小大之獄必以情  
高下之手無所容已而人人之懼而訟益簡所謂慎民  
罰者此也公曰民之禁矣民未之教於是飭學校明人  
倫子弟就學者復其役秀選可用者達乎上考比磨勵  
躬為倡率期月之間俗蓋彬彬矣所謂謹民教者此也

公曰民之教矣吏習未清欲吏習之清莫如身喻故公  
田歲入必以分惠寒士及細民之饑乏者佃有不給即  
免其免以是家恒無餘貲自奉蕭然晏如也吏屬化之  
有廉隅之風所謂清吏習者此也夫能去民之病重民  
之本慎罰而謹其教終之以正已而正人牧民之能事  
畢矣嗚呼此民之所以為不忘也歟漢世良吏史稱所  
居民富所去民思然其所載僅不過數人余固知良吏  
之少也何以言之為吏欲果而果者多失之猛猛則必



刑失而辜者多民罹其害矣若是者十有三欲惠而惠者多失之緩緩則號令有所不行而豪猾者肆民罹其害矣若是者十有三欲廉而廉者多失之苛苛則纖芥不容而猜釁作私忿交攻而攻道廢民罹其害矣若是者十有三若夫果而不猛惠而不緩廉而不苛使民蒙其利而無所害乃所謂良吏者已若是者十有一焉然則民之害十恒有九而良吏纔一焉耳嗟乎良吏之少也如此夫幸一遇之人又安得而忘之哉余既偉公能

為良吏得民不忘之思又嘉青之人能不忘公德知遇公之為幸也為本其寔而系之以詩公自德貞恩州人自號毅山風儀即然意度沉雅博學能文而政事為尤長今翰林學士承旨野齋先生其兄也人門德望景仰一世云詩曰

天生我民付之大君大君有命曰吏汝親吏德其職我卯我翼職有不獲吾螟吾螽幸生盛時吏職孔修殿此大邦莫如李侯李侯鉅公淵靜亮直匪亟匪徐允猷允



則吾疾膏肓侯能愈之吾危饑寒侯能禦之厲禁罰人  
訟恥勸學明倫從是靡正已正人侯惠不訾侯惠不訾  
吾人之思思莫我宣曷維其已伐石刻辭傳之子孫

一世云大智全寺碑

大智全寺儀天興聖慈仁照懿壽元皇太后作也初皇  
太后命工畫觀世音菩薩像于都城西高良河東南之  
亭設長明燈供報佛恩也厥後荐香曰我昔歸依佛蔭  
崇奉九子之母資福散嗣有願未酬乃命即其地廣而

為寺寺成皇帝詔翰林文諸石臣等竊惟佛之教由戒  
而定定慧而則佛矣語其究竟則法相皆空語其神通  
則功德罔極凡知歸竊靡不如願其道蓋一本乎濟衆  
利物而已故歷代尊信之然必有聖人者出乃能取其  
濟衆利物之道推而及于世而佛以此時顯大威德厚  
聖人之福而成其志佛與聖人一也主上以天縱之聖  
纘承丕緒夙夜孜孜慮德化為未周民生為未遂是以  
湛恩汪滅涵煦無外期于動之倫咸歸太和上之所以



資其道於佛佛之所以厚其福于上者於此可見本而  
言之寔我皇太后夙昔擁佑啟迪之功也惓惓焉翼翼  
焉光大佛宇思裕後昆其濟衆利物之念深矣寺之制  
正殿位三世佛前殿位觀世音菩薩右為九子母之  
殿左為大藏經之殿北有別殿以備臨幸前為三門設  
四天像而僧房齋堂庫廩庖湏薨連棟接絡繹周匝三  
門之外二亭西曰寶華東曰瑞慶中為池池有梁蓮花  
芬淨供天出金碧丹雘焜煌交輝賜名大智全以慧言  
也命開府儀同三司圓明廣照三藏大師沙津愛護持  
天藏之高僧雲集法像莊嚴鐘鼓幢蓋晻藹宏亮梵唄  
之音洋洋朝夕觀者不覺企躍興善如入祇陀園升兜  
率天也貨貴皆出興聖宮官民無與焉命銀青榮祿大  
夫徽政院使章慶使殊祥院使甄用監卿大同親軍指  
揮使領郡牧監臣錫哩瑪勒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同知徽政院事左都威衛使臣王恒董其事經始於皇  
慶元年三月一日落成于是年八月皇太后親視賞賚



周悉嗚呼因果報施感應照然皇太后敬祖裕後之誠  
聖天子承言順志之孝佛如來知慧方便之教故當如  
響隨聲潛孚默應璿源日益浚金枝日益茂福祿千億  
賴及元元以篤我國家億萬載景命疆之休皇乎盛哉  
乃作頌曰  
佛之道真實而奧佛之門虛寂而尊匪空匪有為智為  
慧神妙變化不可思議有求必獲有願不違三界無大  
一塵靡微於皇聖元是景是式八表從化萬彙懷德帝

道昭融惟佛圓通國勢穹窿惟佛高崇時之至和莫是為  
盛蠢動含靈咸遂而性愉愉聖母體仁以慈穆穆天子  
孝養日祇聖母有念有念惟大宗社惟重子孫是賴曰  
有福田即佛所居廼闢新宮新宮渠渠繫師圓明挈佛  
心印新宮爰處大法以振祝釐儲祥其來穰穰孚錫郡  
方邦家之光載揚佛輝勒此篆籀聖母天子嘉樂萬壽

勅賜應昌府罔極寺碑

皇慶改元年冬十一月詔翰林應昌罔極寺碑識未建



其以本未撰文俾刻之從皇姊大長公主請也臣敏中  
既承命按聖元有國以來勲閥之家女為后妃男繼尚  
主世威之重寵絕尚品者惟鴻吉哩氏而已始由昂吉  
諾延以佐命功顯于太祖之世成宗元貞元年追封濟  
寧王謚忠武子附馬納沁尚主色徹罕太祖女孫生子  
駙馬特穆爾有功北征賜號曰阿勒達爾圖尚主世皇  
第三女囊嘉特戡封皇姑魯國大長公主魯國三子長  
為烏敦巴喇駙馬大德十一年封魯王尚順皇女僧格

喇錫上初即位封皇姊大長公主子阿哩雅什哩襲爵  
魯王初至元辛未之歲魯國自以內壺鍾愛出嬪于遠  
慨然永思圖所以致孝者乃相忠武營牧故地天都撫  
其坤維金山拱乎艮方大澤二泓溇浩瀚相距左右號  
東西海二海之間原膺膺宏爽乃乞綸命為城郭為宮  
室為府署為佛寺府賜名曰應昌寺曰罔極寺為正殿  
為周廡廡四維為樓為碑樓為垣為門為齋廬庖庫金  
碧上下輝映絢爛諸佛像設妙極莊嚴又為浮屠府城



之西聘梵僧有德業者誦持祝釐祈年其間蓋嘗欲勒石而輒不果今四十年矣故皇姊因有是請臣竊惟佛法有四恩之說而父母居其首義與蓼莪詩合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寺之名出於此乎故知人之所以為人國之所以為國百行之所出萬化之所生小大終始必本於孝而後可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之用大矣哉嗚呼世皇以孝治天下故九族以親四海以寧雍熙之和洽于其時魯國以是歸城梵教滋殖福利申顧復之報而孝既隆于前聖上嗣服遵酌成憲故美化以行善俗以興孝治之懿復於今日皇姊以繼是志述事廣發願念濟前人之美而孝復宏于後其為功德記可量哉且使忠武之勲烈家世輝赫蕃衍永庇國家景福無疆之休伊茲寺是始嗚呼孝果大矣乎罔極之義斯可以見矣銘曰

佛以空傳儒以有教空有不同同者為孝孝之為用萬善所根本根或遺善奚於存為孝無方惟心屬一誠所



及孝無不足魯國之孝顧復孔懷國報梵宮介福允諧  
 世皇喜之名以啟之皇姊述志稟命紀之帝命赫赫王  
 刻煥發魯國之舉忠武之烈忠武子孫生為帝姻遵是  
 法門世以孝聞永報國恩

欽定四庫全書  
 中庵集卷十五

碑二

忠武王廟碑

元 劉敏中 撰

天開聖人福斯世必有任重傑異宏偉之器出于其間  
 聖人得之然後莫大之計可勿疑而舉非常之功可不  
 勞而成堯得禹洛水行地中其利為萬世賴湯得阿衡



武王得師尚父皆極民于水火屹然成長治之業聖賢之合果非偶然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唐虞湯武之聖紹膺景命恢崇丕緒一時腹心爪牙之寄宣勞戮力皆極其選至于出入將相動協聖謨趕長江掇全宋致有元之盛跨越百代焜燿萬祀者曰惟忠武王耳上之居儲闈也躉王功烈賜幣行中書省俾廟于杭始嗣位勅濟以公帑十萬緡成之且勒碑焉而其辭以命臣敏中謹按王諱巴延朔方人其族為巴琳氏魯祖默爾根圖太祖起兵為巴琳部左千戶祖阿喇勒襲父官平呼展有功從憲宗西巡卒于軍父巴固爾岱以世爵從宗王錫喇開西域以卒王長于西域至元初年甫三十以宗王命入奏世皇一語語異之輒留置左右弗遣未幾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姿凝峻整諸曹白事尤難決者辭往復稠疊王夷然如無聞白已舉目一語而破其歸要事以決者中始帖帖驚服識其為真宰輔也七年同知樞密院事十一年再為左丞相廷議以宋恃



險拘我信使資我叛臣以汨我東土矧威福下移人且  
罹害興師問罪茲惟其時皇帝詔王昔曹彬以不殺平  
江南今以六師畀汝汝為吾曹彬可也王拜命起行不  
至其家是年十二月渡江明年五月彼召人見且陳始  
終規畫七月拜中書右丞相八月還南明年正月宋降  
五月以宋主與其母后致闕下而聖統一笑嗚呼天生  
王以助國家而世皇能識之世皇以大任付王而王亦  
自任之混一之隆人皆見于王之凱旋之日而不知世  
皇獨見于王之始至之時宋平之期人皆見于大兵渡  
江之後而不知王獨見于拜命啟行之始也蓋世皇以  
至誠奉天以至仁濟天下王以盡忠報國以盡力效所  
職上下交孚天人協應故能收此駿功若是其速也夫  
大江之險昔人有天限南北之嘆有土囊欲塞之哂險  
固足恃也然而我師一臨南北不得限土囊不必塞何  
邪彼之君臣其道不足故也彼不足而我有餘險復何  
有哉傳曰在德不在險信矣蓋王之勳蹟大者有四初



我師及郢王欲勿攻諸將以為郢據上流過弗取必有腹背患皆力請王曰我奉命代罪不擊一城且兵行有機得失在吾非汝曹所憂也卒舍郢由別港濟舟順流而下廓如無人陽邏控大江北壩宋人堡以自蔽攻之堅不可拔王密謂副將左丞相阿珠彼所恃惟此耳可用擣虛之計掩其不意南岸可得也得即報我阿珠夜以勁卒三千人背陽邏飛艘突據南岸黎明報至王即以大兵徑渡宋人褫氣而武昌金陵沿江諸州盡為我有及赴召而還也乃分三道掎角以進王以中軍直抵餘杭布宣聖天子問罪弔民之意宋乃出降其取敵有如此左丞相阿珠才勇善戰而士頗不附王患之乃獨禮敬加異由是衆視王益敬以和諸文武將佐皆密悉其才用臨事遣授各盡其當故能所向無前動必有成其駕馭有如此王用兵紀律外嚴而中寬以聖訓不殺為主威懾德懷欵附日至或請入視降城府藏簿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王笑曰是欲夤緣噬吾民耳乃下令



諸將士敢有肆暴掠及入城者以軍法論故所至犬雞不驚四民晏然獲來蘇之望其注措有如此者江左繁阜滋久金玉錦綺璵異竒古之玩在所充溢王不一挂日宋降將有以趙氏二宗女獻者立叱去之逮宋降幼主與母后請見辭曰但俟拜天子卒弗與面既歸帝慰諭嘉其功再拜謝曰惟陛下神聖阿珠勤勞所致臣何功其禮節有如此嗚呼非天之所命能至爾邪是後拜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

軍國重事乃若靖東藩之亂勤北征之役世皇升遐成宗未立伊霍之重朝廷賴焉其詳有太史在茲不復著春秋五十有九以疾薨于京師甘棠里第實三十一年十二月也大德八年正月制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謚曰忠武王云銘曰天惟德輔眷我有元聖祖勃興植本浚源世皇大之道濟無外孰有宋迷獨險是賴皇赫斯怒命我相臣徃致而罰以蘇爾人相臣維何惟王忠武王之始濟自西土



夢卜之遇千載一時大任在身逮茲見之王既奉命弗  
矜弗惕匪徐匪亟而行吾職謀士落落惟王之承虎旅  
嘽嘽惟王之令大江凌空航以一葦雄城峻壁不戰而  
靡法去彼苛政樂我寬我樂我迎漿壺食簞青蓋爰出  
北闕以貢地闢天通遂大一統彬之不殺王則為優渾  
濬之訟惟王所羞抗廟崔嵬像設儼若英風萬古雲臺  
麟閣

軍國重丞相順德忠獻王碑

故太傅右丞相贈推誠履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順德忠獻王達爾罕既薨之五年皇慶改  
元之秋上詔中書故丞相達爾罕弼亮三朝功多不可  
以不顯其相地盧溝通達旁勒碑焉且詔臣敏中撰文  
臣竊惟有國致治難得賢為尤難是以古之聖王得一  
賢則信任之尊顯之使得以盡其能又必褒崇之表異  
之示不可忘其勞若太常之紀盟府之藏鼎彝之勒麟  
閣雲臺之像不一而足重得賢之難也我元聖聖相承



天祐生賢相臣將臣炳烈相望人才之得於期為盛若夫懷遠圖而畧近功先大綱而後小數溘江海之量負山嶽之重不威而令行不而人言服處難而無所感履變而不可奪端委雍容而朝廷尊安天下受其賜則忠獻其人王乎上之所以眷眷焉不忘而王之所以荷此表異之渥也宜矣嗚呼聖人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于茲焉見之臣謹按王諱哈喇哈斯朔方人其族為鄂氏鹵爾襲號達爾罕曾祖考諱楚昔勒贈推忠佐命

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武祖考諱巴哩察贈協忠翊亮定遠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毅考諱曩嘉特贈宣忠効節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愍曾祖妣哈喇沁氏祖妣諤勒哲依氏妣多爾噶納氏並封順德王夫人忠武重厚有英才遇太祖皇帝於飛見躍之際知汗將欲襲之趣告帝之為備果至我兵縱擊大破之尋并其衆以功擢千戶錫號達



爾罕時官制惟左右萬戶次千戶非勲感不與達爾罕  
譯言一國之長帝謂侍臣彼家不識天意故來相害是  
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許為自在達爾罕矣因賜御帳什  
器及宴飲樂節如宗王儀是後所下郡國由奉聖大同  
至陝西西域土番雲南遼東未常不從摧堅蹂強以死  
力自劾壬辰太宗皇帝畧地河南忠武間出太行反擊  
燕有功會病薨子十二人其三忠毅也以勇銳服衆從  
睿宗皇帝取汴蔡滅金丙申錫分邑順德病薨二子次  
為忠愍果毅有謀以近侍時從憲皇帝伐蜀多勞績戊  
午薨于軍於是王甫及歲而識悟異凡兒目不視戲稍  
長善騎射尤習國書聞儒者談輒喜至元壬申世祖皇  
帝錄勲臣後一見異之命襲號達爾罕長宿衛百人夙  
夜共職惟謹嘗從獵馬躓傷面上直如常帝命醫視眷  
益重明秋九月帝御萬壽山王侍賜金段諭曰汝先世  
勲大朕且大用汝又明年春丁母夫人憂哀毀踰禮是  
冬十月帝獵賽音布拉歸語皇太子曰達爾罕非常人



比可善遇之乙亥江左平賜廉欽二州益其乙邑酉拜  
大宗正賜珠衣一襲時郡縣囚盜詐者上宗正決屬當  
遣使決死囚諸王重道按獄詞小不具悉令覆勘奏決  
者僅六十人耳尋赦下所活數百人大同民郡闖毆鷹  
房三人死近臣以變聞帝怒亟遣王治止坐其首闖者  
京師有以偽造楮幣連富民百餘家王盡釋之保定諸  
郡旱民當輸米師京多以輕資就糴有司擬為姦欲沒  
其產賞告者王得其情皆縱去曰舍貴就賤民便事集

又何罪為柄臣擅威福益橫知惡已忌之數曲為邀致  
竟不一往其家僮冒禁殺牛有司莫敢詰王致以法益  
忌謀撓王以多事奏請江南囚亦隸大宗正蒞決王曰  
彼間民教令未孚若一切繩之恐生亂帝是之而止辛  
卯帝念湖廣失治欲遣近臣往莫回王臺奏達爾罕在  
宗正決獄平即去恐難其人帝曰彼地朕嘗駐蹕治非  
斯人不可王遂行隨賜以玉帶授榮祿大夫湖廣省平  
章政事湖廣南瞰交趾占城西掖蜀西南接南詔東連



吳會境壤且萬里而八番兩江蠻獠布溪峒間虺蛇起  
伏跳踉小戾則相讎殺攻剽無時故治視他省劇甚王  
至審利病度先後簡僚佐撫兵民威德德流善遂頑革  
錢粟刑獄井井有條自宋時有臣盜嘯黨出沒湖湘殆  
二十年不可制王選士付以方畧悉擒誅之江州隸江  
西省有猾民餌官府恣虐凡剽舡江中群盜皆與為根  
穴交通王知狀經縛以來百救莫施卒寘於死遠近震  
悚俄置行樞密院兵民政分勢不相營姦寇伺發溪峒

以闕壬辰王入觀列其不便罷之帝問王人言廉訪官  
貪吏所疾妄為謗耳帝以為然及還邊將征交趾出其  
境王戒曰無擾吾民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夫長一軍  
肅然乃上奏曰往年遠征無功民瘡痍未蘇乃復有事  
非國善謀也又發湖南湘之富民屯田廣西為圖交趾  
計王以徙民瘴鄉事固難成易致怨叛遣使密奏吏抱  
券請署不答俄使還報罷民大悅已而廣西元帥府請  
券南丹戶五千屯田襟要謂士不死瘴癘餽餉有餘蓄



寔空荒之地為筦管之蔽制諸蠻控交趾其利有六王  
喜與之牛種農器置長統為聞諸朝到于今使之湖廣  
舊無夏稅柄臣援唐宗末世為徵王曰棄弊之政聖朝  
可行邪竟奏罷常澧辰等州大水漂民廬多死者王亟  
發廩為之賑慰凡災皆如之甲午春正月世皇登遐王  
謹斥候戒不虞境內寧肅大德戊戌九月朝成宗皇帝  
于上都帝嘉其績授光祿大夫左丞相行省江浙視政  
凡七日綱舉七十餘事民風吏習翕然為變入為中書

左丞相加銀青紫祿大夫杭之耆庶伏地攀泣馬不得  
前王既當鈞軸益以天下自任每退食延見四方賓使  
訪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臧人材顛晦年穀豐歉米可行  
行之凡論議先以國典參以古制揆以時宜必當而後已  
其可否事猶元化之運順無留滯惟不言利不喜變更  
一以節用愛民重名爵為務京師先未有孔子廟而國  
學寓他署王喟曰首善之地風化攸出不可怠乃奏營  
廟學嘗躬為臨視既成朝野瞻聳選名儒為學官奏遣



近臣子弟入學而四方來學者益衆又郊禮久未遑王  
總羣議奏行之辛丑同列以或者義倡言世祖皇帝以  
神武開一統功蓋萬世陛下未有伐國拓地之舉以彰  
休烈西南夷八百婦國弗率可命將往征王謂山嶠小  
夷去中國遼絕第可善諭向化苟將非其人未見所利  
弗聽竟奏發湖廣兵二萬人丁壯役餽輓數十萬將失  
紀律果無功而還諸蠻要擊飢疫相仍比至將士存者  
絕十一二會赦有司議釋將罪王曰徼名而首豐陷失

士馬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癸卯秋拜中  
書右丞相加金紫光祿大夫王嘗言治道先守令至是  
選掄益詳時號得人定官吏贓罪十二章及丁憂婚娣  
盜賊等制禁畝戶及山澤之利每歲春大駕幸上都王  
必留守其重可知已時帝疾連歲權移中闈羣邪交扇  
勢焰翕忽王以身維之姦不得逞事以無撓丙午加開  
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置僚屬奏修三朝皇后及宗室  
功臣傳冬十有一月帝弗豫王入侍醫藥出總宿衛且



理幾務諸藩王欲入侍疾王拒之丁未春正月宸御晚駕時武宗皇帝撫兵居北王封府庫稱疾卧闕下理幾務如故中闈以姦臣謀絕北道驛欲行祔廟禮王格其事蜜記授使間走踰兩驛始得傳馳報武宗諸懷詐者數欲害王王不為動內外慄慄視王以安會今上皇帝皇太后至自懷姦臣希中旨謀為不軌三月王贊今上皇太后擒滅其党發使迎武宗四月今上皇太后如上都王繼往五月武宗即太位加太保開府儀同三司錄

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賜以憲廟所御白貂裘寶帶未幾加太傅賜第令其子托歡近侍和林控北邊始置宣慰時諸部落降者百餘萬口乃罷宣慰詔王以太傅為左丞相行省事賜楮幣十五萬緡黃金羸十二鎰白金二千五百兩帛四百端乳馬六十匹皇太后賜楮幣五萬緡帛二百端至和林獲盜米商衣者即斬以狗攘窈屏息行旅為便分遣使發廩賑降口復奏請錢七千三百萬緡帛稱是易牛羊給之又給綱數千令



取魚食遠者厄大雪金山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餽米數萬石牛羊稱之又度地立兩倉積米以待來者全活不可勝紀有飢乏不能達和林往往以其男女弟姪易米以活皆贖歸之和林歲糴軍餉恒數十萬主吏視利繆出納囊橐滋弊久矣王立法以遏其源沿海屯田廢弛重為經理歲得米二十餘萬斛益贖工治器擇軍中曉耕稼者雜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數千頃穀以恒賤邊政大治至大改元戊申帝賜大帳如

親王制諸藩稟命戎事則以宴之仍賜酒米百斛皇太后今上咸有賜焉天下傾耳以俟復召是冬十一月遘疾召其屬曰吾不起矣不得報國矣汝曹各自勉此間金穀勿貽朝廷慮其屬以聞帝驚愕命醫偕其子托歡行以閏月某日薨于和林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又二天雨木冰連日帝大傷悼遣近臣慰諭其子賜賻錢五萬緡令上賻錢二萬五千緡勅大興尹買葬地昌平陽山之南原曰使天下後世知吾賢相耳乃胥議為石塚



樞至以是月二十有九日葬近而朝著遠而士民以及  
四方慟哭流涕嗟悼懷慕及奠于冢者無有已也明年  
乙酉八月有封謚之命先配遜都氏繼室扎拉爾氏卓  
哩雅氏扎拉爾氏奇噴氏並追封順德王夫人一子即  
托歡由近侍為太子賓客令上御極遷御史中丞進大  
夫官榮祿大夫襲號達爾罕博貫經史特立正言得風  
憲體皇慶改元壬子制加王曾祖考二下三世爵謚大  
夫之母諤勒哲依氏封順德太夫人王為人神宇靖偉  
簡重寡言不見喜愠望之儼然知其為公轉罷其在宗  
正也從世皇北巡平宗王亂初入叛境王率王百騎猝舉  
敵遇徐整騎突出敵背連發矢殪數人敵披靡遁帝壯

之其在中書也引儒生討論文典至堯舜禹湯文武之  
為君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歎曰人生不知書可  
乎乃館士教其子學由是而觀王之文武志略本乎天  
性奮身逢時發於至誠故其事業之見於世剛明正大  
歸巍煒燿如此嗚呼古所謂大臣者王為無愧矣臣既



述其事乃繫之以詩曰

漢有文成難制將變元有忠武患去未見掖聖承失偉  
績共貫忠武有孫維王忠獻維嶽降靈維王以生雲風  
類從近列以升穆穆世皇群材摧衡孰大予任王是  
稱利器所施宗正焉始挺然鷲立獄平政理朝有臣姦  
王不以齒有媚不答姦氣為禡帝念湖廣控馭匪宜陟  
之鼎司曰汝往釐霜肅露濡化行若馳島蠻海夷悅服  
熙熙移杭未旬入總大政民有怙恃事有龜鏡惡者自

懲善者相慶百度亶亶咸統于正成宗上仙回邪譎張  
勢挾中閹構謀非常王翊潛龍寘彼斧斨伊霍之重賴  
其胥匡武皇嘉之康錫三接朔方往撫有聞赫赫一夕  
隕星山圯棟折遄歸之望竟意爾愜天子曰嘻斯何人  
斯何紓予思其碑而辭大書深刻九達是向尚千萬年  
監此良相

勅贈益都行省達魯噶齊贈推忠宣力功臣謚

忠襄薩勒卓公神道碑銘



皇慶初元歲壬子冬十月有二大司農卿臣穆爾托噶  
王某參議布哈奏吏部郎中廷特穆爾泊姪章佩太監  
臣托克特穆爾言由臣父曾而上大曾大父皆以服勞  
矢石制贈官勲爵謚恩寵優渥願得勒之堅珉庸示不  
朽上可詔臣敏中撰文臣謹按太尉忠襄公朔方人族  
薩勒卓氏小字沙札談吏部大父章佩曾大父也資恢  
特便騎射驍勇罔儔太祖龍飛備宿衛從征不庭芟岱  
音蹂回鶻拔塘烏著勞歲唐宣太宗稔公英果令督阿  
穆爾攻信安下之明年為監戰萬戶同萬戶阿爾馮郭  
爾破汴癸巳賜金符授益都行省都達魯噶齊勅諸部  
兵百取卒二卒具馬三牛二以從又益領通事戶沙克  
嘉巴圖爾等軍尋偕達春諾延統二萬騎收國用安于  
徐丁酉遷京兆省至懷屬大疫士不利行有旨就鎮懷  
孟又代察罕總軍河南復官于懷時草創庶事擾攘公  
以撫養為專務戢姦禁暴民翕然安生己亥同官王榮  
韜禍心專恣不法一日執公將寘于死其黨請于榮曰



公未嘗毒吾人願勿殺榮言是善驛騎不殺不遽聞復力請榮乃開公佛室中劫衆保大行煖帳砦以叛夫人錫里巴氏聞亂手擊鼓召兵至榮宅窺牖破戶得公則約縛帛抹口兩足跟斷矣公不勝忿翼以二子果創馳旁郡請兵彰德郡將蒙古博爾濟兵破其砦獲榮戮之上聞遣詔使以榮妻孥貨產畀公黨惡者皆誅于是出民萬餘子郊哭聲沸天公言諸使者王榮已戮惟是賈從皆吾民若誅領空城奚為儻朝廷罪不殺我執其咎

盡釋之又言榮妻孥不幸至是可哀悉檄遣歸民籍其舍為驛館一無所取劄平入覲上憫其勞寵賚優渥踰年薨和林勅葬山陵之旁聖天子御極贈推忠宣力功臣金薨和紫光祿大夫太尉上柱國溫國公謚忠襄夫人哈屯和斯哈喇沁錫伯里哈喇沁錫伯爾格勒並溫國夫人子男八人達爾節達春札達該阿拉楚魯克當達里埒里圖魯克達春總管當達里宣尉使萬戶贈榮祿大夫平章柱國溫國公圖克宣老孫男十八人曾孫



二十二人玄孫六人女三人台倫哥塔特草巴喇囊皆  
適名族其諸孫輩行名官刻之宗官圖竊惟兵凶器能  
戕人殺人而善用者能活人何哉蓋其為心休休為心  
有以本其不殺而後能濟人之厄若公之力請王榮脅  
從之衆踰萬人是豈不本諸其素無殺人之心而能乎  
矧又能愍其仇人妻孥不納諸己仁矣哉語曰活千人  
者子孫必封公贈太慰上公子若孫皆平章三世爵溫  
國議者以侔漢之耿鄧有以矣夫銘曰

為將之畧芟亂翦克以殺止殺仁存厥中顯允太尉才  
雄氣銳依乘風雲成勲不世始之朔漠繼而炎荒益聞  
中夏營丘太行逆榮懷毒變生肘腋彼雖吾戍此不  
汝逸能戕我足靡戕我心願未旋踵汝為我擒脅從萬  
命一語以貸懷民百年莫報永賴榮妻榮孥惟所當有  
而不有之德孰與厚桓、上公以貴以榮太尉兵柄柱國  
顯封祖孫相望三世大國曾仍衆多益昌以熾分圭革  
衮惟公之勲侯重將累繇公之仁大刻穹碑俾永是式



於昭令名天壤罔極

勅賜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兼鎮守建德  
萬戶贈榮祿大夫平章柱國溫國公謚恭惠薩  
勒卓公神道碑銘

為將之道有三曰智曰仁曰義事變之來知足以達  
其機勇足以應其會仁足以濟其成非夫高明博暢冥  
乎神運大有以過人者不能也觀榮祿公之在襄漢請  
命入城勇也論大義以褫敵之魄智也省百萬之師而

活其生靈仁也濟江而後百戰百克一以是道噫古所  
謂良將者公其是欤公諱當達里朔方人姓薩勒卓氏  
益都行者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尉上柱國  
溫國公謚忠襄沙扎剌該第六子生穎慧不羣儀觀峻  
整大慰公異而愛之少長從太慰諸道征進多謀畫之  
助中統初兄達春以管軍總管卒母夫人錫伯爾格勒  
携達春子黃頭暨公入見有旨令公襲職公言姓黃頭  
俊邁練兵世官莫姓若上喜其讓別任公管懷孟軍鄂



勒三年青寇平第功有白金之賜至元六祀大軍攻樊襄  
巨鹿門萬山築長壘圍之公以上千戶佩金符督夜  
徼一軍倚重九年襄人乘夜陰晦以樓舫五百艘飛檝  
突出冀接援兵比出我先偵知密積薪水濟伺其過熱  
之其燭如晝公率所部以火攻先燔灼狼籍大軍縱擊  
無一兵一舫逸者公生致都統副將四人獲樓舫二十  
首將右丞相巴延左丞相阿珠遣公驛聞授密旨而還  
偕先鋒默圖徇荆南斬首級千安陽灘之捷丞相錄公

前後戰功代奏之上大悅謂公世名閥朕所素知異日當  
大用賜之錦衣白金曰以是為識十一年樊既下料兵  
功襄陽公言可遣辨士入諭當降否則攻未晚丞相  
謂公孰能棄生吾行公言以聖天子洪福何患不行  
當達里願求偕行人翼日公與阿里譯史王員外請行  
遣之及城守臣呂安撫出近宴于詔樓公陳禍福諭曰  
天養吾有元海外內罔非臣屬獨爾一隅漏王澤今天  
兵雲集帶甲百萬以中國之大供億無窮築長圍扼鹿



門橫亘江路攻其之竒有西域機石飛三百餘步以是  
樊破無噍類爾嬰城固守六載為人臣義無不足如生  
民何聖朝上應天時下徇地利中察時變平宗必矣其  
審思之呂泣下曰容吾納款盟而出後三日襄城降十  
一月有旨議過江之舉公言當由漢水進然聞郢踞北  
岸城堅地隘師至此慮難丞相謂公爾知兵其再思以  
對公乃率千騎前視之至黃家原有渠盈溢闊數丈  
而下流渙散益淺不可舟達漢江約十里歸言可以越

郢衆謂無水舟萬艘何為公言破竹為席藉淖曳之可  
也衆又謂郢不攻如後患何公忿曰大兵規摹安事一  
城丞相如公言水陸並進郢人果絕隘為拒而我師入漢  
矣丞相喜謂公過郢爾力也當上聞郢將趙都統率萬  
兵躡吾後公為殿敗之取首級抵沙洋新城蘊崇如  
京觀示城中人令俘高呼不降者視此逮夜兵民往往  
踰城降獨二城不下攻破之近漢口公言敵皆巨艦吾  
舟十不當一且江勢大可徑過淪口速圍漢陽取漢口



急分兵明攻陽邏堡夜以勁卒疾船沂流擣虛南岸可得也從之詰旦果得南岸宋將夏貴孫虎臣悉眾來禦艨艟萬艘旌幟弥望丞相俾公諭諸軍我既有大江效忠滅宋在此一舉士皆奮交戰辰至申大敗之追北十餘里浮尸滿江水為之赤是後鄂漢壽昌黃蘄皆平范文虎以舟師絕江迎敵公戰走之留公暨萬戶鄭伊克守蘄丞相喜曰以鄭之勇當達里之智守是足矣會宋將高安撫引兵攻蘄公謂可堅守勿戰鄭不然戰歿公

徐平定之十二年丞相召公詣建康議征進下浙諸城降宋王公皆在十三年五月守建德禁兵毋下鄉保論民墾廢田眾安其政十二月嚮婺徽信處皆叛其守將孟總管等皆損城來歸公言各奉命城守來何為拒不得入密布諸兵杭省於是宣撫索多萬戶張弘範分道討賊又報婺賊唐太尉金曾三擁兵萬餘至三河白沙聲言先攻建德次取餘杭公時宴索多射圃擊手球為樂如不聞夜遣驍將引銳兵鳴鉦樹幟奄出賊背賊驚潰



勦戮殆盡郡人無聞知者宿德公立生祠祝之公所家  
覃懷亦祠焉有活佛之日以其能濟衆也十七年賜金  
虎符授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兼鎮守萬戶是歲  
十月十九日以疾薨于建德歸葬于懷之某原壽年若  
干聖天子即位錄舊賞功贈榮祿大夫平章柱國溫國  
公謚恭惠夫人瑪諾爾圖爾罕並溫國夫人四子和琢  
總管妻錫琳耀珠伊克札爾固齊贈榮祿大夫平章政  
事溫國公謚懿靖妻錫禮巴封溫國夫人延特穆爾朝  
列大夫吏部郎中資廉正持銓平允先為監察御史河  
南副廉訪使以敢言知名配夫人通通和拉明威將軍  
萬戶政尚嚴怒兵畏民懷配夫人舒吞額濟至大四年  
八月召將大用道卒詔賜楮幣千緡遣姪托克特穆爾  
驛送喪葬于懷三女長哲拉倫壻千戶倬爾齊次珠溫  
知壻覃國公阿里封覃國夫人次托克托倫壻仲嘉努  
男孫八多爾齊世皇近侍有功北征察罕懷遠大將軍  
萬戶托克特穆爾中憲大夫章佩太監托里察罕穆遜



華善什魯克未仕女遜七曾孫四皇慶改元冬十有二  
月詔臣敏中以公洎其父忠襄公子懿靖公耀珠之行  
皆銘于石從其子延特穆爾燕鐵木兒孫托克特穆爾  
之請也臣既叙公乃銘銘曰  
制勝有智吹生有仁仁以勇濟勇以智神偉哉柱國斯  
道其遵入襄過郢厥績日新龍韜豹畧感會風雲揮斥  
斂漢鄂之渡咄嗟摧夏之大軍師帷幄公多對陳蓋無  
媿矣乎古先良將之倫折衝獠寇笑談樽俎按遺堵氓  
道路鼓舞生而有祠惟民之期歿而有謚匪公之私三  
世胙温大邦賜履子能叶父孫亦襲子曠古幾人思榮  
若此太行之陽黃河之涓大書穹珉跌龜首離過者式  
之茲惟平章柱國恭惠公之碑

勅賜輔國上將軍太宗正府伊克札爾固齊贈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温國公謚懿靖勒卓公神

道碑

皇慶初元歲壬子冬十有二月大司農卿臣穆爾托噶



王某參議布哈等奏章佩太監臣托克特穆爾泊叔吏部郎中臣延特穆爾言臣故曾大父大父三世外石服勞樹功制贈官勲爵謚卹典崇飭備至竊惟大常景鍾旌紀之義當勒石垂示永久上可詔臣敏中製銘自上二世敏中既據寔濡翰謹按太宗正平章公事狀公諱耀珠薩勒卓氏益郡行省贈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尉上柱國沙札談之孫福建宣慰使贈榮祿大夫平章柱國當達里之子資朗慧沉毅有志畧蚤

侍宮闈至元戊辰考柱國經武大軍拓疆南土母溫國夫人啓請公侍柱國以行凡築長圍破樊舉襄踰郢出漢水巧陽邏大江之捷蕩斬寇踪常拔浙諸城柱國所至公亦必至柱國策勲公亦有勲十七年大頒爵酬公功膺武畧將軍上千戶之命柱國薨以昭勇大將軍虎符萬戶襲官本軍尋荷玉音慰諭爾祖沙札該事太祖征岱音回鶻塘烏以及山東覃懷勤勞我家爾父當達里佐巴延阿珠克襄舉宋功出人右爾惟曹嗣任父官



為宜即授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管軍萬戶時江表初附多反側公率兵弭亂靖民卓有令聞更制改懷孟萬戶府達魯噶齊鎮國虎符仍前移守建德白馬洞寇擁萬衆以亂公討平戮其首惡脅從悉縱歸明歲婺陽振龍劫掠鄉邑橫甚公應寇滋不可遏即出兵擒捕民賴以安會杭省責以擅征公直之以理弗屈竟不能罪二十七年處婺盜作偕平章史公平之原釋自新者以萬計二十九年高參省入覲奏勞績有旨耀珠朕所

知即授輔國上將軍征行左軍元帥擢右軍在建德十年律下嚴無一卒橫恣民懷其惠天德二年勾老長子察罕襲職家食覃懷葺圃舍作菟裘計展優游之樂七年召授大宗正府伊克札爾固齊抑邪植正宗親化之至大戊申十月七日以疾薨于官壽年五十有八上命其子托克穆特爾驛送喪于懷以禮葬焉辛亥上功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溫國公謚懿靖夫人錫禮巴封溫國公夫人次室徹辰五男長察罕懷遠大將軍襲職萬



戶在官多異政使憲累聞于朝妻夫人素格次即托克  
特穆爾中憲大夫章佩太監以謹原明敏夙被知遇妻  
賈氏某官之女次托里察罕次穆遜次華善皆未仕五  
女托和朗壻安定千戶徹徹罕壻沙喇廉訪使托克托  
尼壻巴延布哈觀壽托摩掄未行銘曰  
將不三世孰云其然猗珊竹氏益大以綿大尉金紫柱  
國榮祿洎太宗正上公維續是知以殺止殺有開必先  
大尉戕足且懷民之活柱國忘身竟襄城之全宗正勦  
擾攘之浙寇亦嘗宥脅從之億千當操戈援枹擁衆之  
際寔存亡生殺司命之權陳師鞠旅惟仁為賢盛德百  
世薩勒卓氏有焉世德謂何啓後迪前旌忠表勲豐碑  
是鐫重光流裕奚千萬年



明鑑州為流寇賊一號

趙有德平流寇... 趙有德平流寇...

趙有德平流寇... 趙有德平流寇...

趙有德平流寇... 趙有德平流寇...





